
學生國學叢書
後漢書
莊適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

學生國學叢書

後漢書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選註者 莊適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緒言

後漢書是南北朝時宋范曄所作。據宋書曄本傳：曄，字蔚宗，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先爲尙書吏部郎，以罪降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爲左衞將軍太子詹事，和散騎侍郎孔熙先連結，欲奉武帝子義康作亂，事覺，熙先被誅，曄亦死：曄一生事略，大概如此。現在不說他事，只說他的後漢書。

後漢書的批評，好壞不一。范犯罪下獄，從獄中與甥姪書，說及此書，很是自負，梁沈約說他的話『並實。』梁劉昭說他此書勝過諸家。唐劉知幾稱范書：『簡而

且周，疏而不漏。」清王先謙說他「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那都是說好他的。至於說壞他的：宋晁說之說他採集不當，有失史體。翟汝文說：「范書冗陋。」清王鳴盛說他敘事顛倒，錯雜眩目。何焯說他有些地方紀載瑣屑，不合史裁。此外說好說壞的還有好多家，不能統統記下。那麼范書到底算好的呢，還是壞的呢？平心而論，從他枝節上苛求，誠然有不妥當的地方，從他大體上評判，實在是有價值的作品；況且諸家論調，說壞的大抵是片面的話頭，對於本書全部，多半是說好的；所以范書可當作好書看。

范書體例：光武紀開首就稱光武；齊武王縯傳不

稱名而稱字伯升；各傳不拘時代，第就其人的生平，以類編次；凡不能獨立一傳的，附見在他傳的後面：這都是仿照馬班的辦法。但是范氏著書的宗旨，重風節，輕爵位，很不以班氏父子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美爲然；所以往往有位至三公，不爲立傳，而獨標瑰行奇節的人，如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表示他意旨的所在；他的意思，無非要矯正班氏的錯誤。其他如胡廣之貪位懼禍，黨惡誤國，傳文表面上很是褒崇，而字裏行間，冷嘲熱諷，非常刻毒，用筆和史記傳平津叔孫，前書傳張禹孔光，正復相同。須知范書以前，如謝承後漢書，薛瑩後漢紀，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

漢書，袁山松後漢書等，和范書類似的作品很多，爲甚麼都湮沒不彰，只范書和馬班同傳呢？這便是爲諸家作史的能力，都比不上范氏的緣故。

范書中的黨錮獨行逸民等傳，都是他的創作；并且是本書的大特色。此外又專爲皇后作紀，晁說之以爲前此史書所未有，說他不應當何焯說，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紀，爲得其實，自合史家之變，後人不必仿效；清陳浩謂呂后有紀，見於前書，皇后紀並非范氏所創；清錢大昕也說，晉書稱華嶠作漢後書，中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不能與他人相提並論，所以改作紀，次帝紀之下，是皇后紀乃嶠自

出新意，范特仍之：那麼史書爲皇后作紀，不能歸罪於范，即使是范創作，也爲着後漢的情勢不同，不能說壞他了。

可是一層，將范氏的本領，和馬班比較，史才固然差不多，文才到底不如他們；因此我們用文學的眼光去選輯史書，范書中可選的材料，比史記前書少。現在舍短取長，精心抉擇，專就文筆優長，興趣濃厚的揀選，一共選得十九篇：選馬后紀給後來諸后臨朝專政寵任外戚作反照；選齊武王縯傳以明光復漢室的起原；選馬援傳作武臣的模範；選鄭玄傳作經師的表率；選胡廣傳以見范氏的史才；選班超傳著東漢開邊的事

實；黃憲傳能見范氏的文才；申屠蟠傳所以稱高節；臧洪傳可表義烈；陳寔傳足揚名德；吏治選吳祐仇覽傳；黨錮選范滂賈彪傳；獨行選范式范冉傳；逸民選嚴光傳；列女選樂羊子妻和董祀妻：雖只寥寥十數篇，卻已能備具全書的體裁，略見作者的才識和東京一代的事蹟。此外凡不合本叢書選輯的宗旨，在讀者方面，又不能感起興味的，都從割愛。

以上各節，於范氏的略歷，范書的要點，和本叢書的編法及旨趣，大致都已說明；讀者得此，似乎可略得研究范書的門徑了。

一九二五、一一、一五、　莊適

目錄

馬皇后紀

明德馬皇后，諱某，㊀伏波將軍援㊁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㊂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慌惚；后時年十歲，幹㊃理家事，勑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初諸家莫知者，後聞之，咸歎異焉。

㊀馬后，顯宗明帝之后。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爲稱，東漢明帝始謚母陰后曰『烈』，其後多系帝謚，而以『德』爲配，明德卽『明』爲帝謚，『德』其配也。諱某，史失其名也。㊁伏波將軍援，詳下馬援傳。㊂惠同『慧』，援卒，客卿亦夭，詳下馬援傳及注。㊃幹，正也。

后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

初，援征五溪蠻，㊀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㊁由

是家益失埶，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㊂求進女掖庭。㊃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㊄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㊅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㊆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㊇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婕妤，葬於延陵，㊈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㊉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

㊀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也，皆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援征五溪蠻事，詳下援傳。㊁虎賁中郎將，領虎賁郎，主宿衞，中郎將之雜號者；中郎將爲秦置官，領五官署、左署、右署郎，故有五官中郎將諸名號，位亞將軍，後又增置東、西、南、北四中郎將，此外如虎賁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等，皆爲雜號中郎將。梁松，字伯升。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之內，六百石；黃門，宮門之黃色者。竇固，字孟孫。松固譖援事，見下援傳。㊂梁松與竇固相比，譖陷馬氏，當時竇氏有特

勢向馬氏求婚者，故馬嚴憤絕之。㊃掖庭宮中旁舍，嬪妃所居地，別於正宮而言也。㊄孤負也。

㊅太子光武太子，卽顯宗也。㊆婉順也。㊇萬一萬一獲選。㊈成帝前漢時帝，名驁，元帝子。婕妤音接予（ㄐㄧㄝ）（ㄩ），宮中女官名，漢制，位在昭儀下，娙娥上，視上卿，秩比列侯。延陵成帝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㊉陰后光武后，陰氏，名麗華。

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㊀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㊁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㊂恩情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㊃

㊀顯宗名莊，謚曰明。貴人女官名，位次皇后。㊁前母姊女前母所生姊之女，故賈氏於馬后爲甥。肅宗名炟，音打（ㄉㄚ），入聲，謚曰章。㊂惇音敦（ㄉㄨㄣ），厚也。篤亦厚也。㊃纖介猶微細，閒隙也。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㊀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㊁帝未有所言，皇太后㊂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

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㈣常衣大練，㈤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㈥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㈦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㈠永平，顯宗年號。　㈡長秋宮，皇后所居宮，長，久也，秋，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有司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宮稱之。　㈢皇太后，卽陰后。　㈣周官，周禮。董仲舒書，前漢董仲舒所著玉杯蕃——音繁(ㄈㄢ)——露清明竹林等。　㈤大練，粗厚之熟帛。　㈥朝請，漢律，春曰朝，夏曰請。　㈦綺縠，音起斛(ㄑㄧ)(ㄏㄨ)，斜紋之絲織物及縐紗也。

帝嘗幸苑囿離宮，㈠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㈡並召諸才人，㈢下邳王㈣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㈤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㈠苑囿，音怨又(ㄩㄢ)(ㄧㄡ)，同園囿。離宮，行宮，古帝王出遊時駐蹕之所。　㈡濯龍，園名，近北宮。　㈢

才人古女官名。㈣下邳王顯宗子，名衍，封於下邳。—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㈤是家猶云是人。

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㈠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㈡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㈢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㈣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㈠楚獄，光武子楚王英謀反之獄也，所連及死徙者以千數。㈡爲思所納，爲思后所納之言也。㈢較音教（ㄐㄧㄠ），明也。難平，難決也。㈣執，守也；侍執，猶言侍守。

及帝崩，肅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㈠加安車㈡駟馬，白越㈢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㈣削去兄防參醫藥事，㈤帝請曰：『黃門舅㈥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襃異，

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㊀王赤綬；諸侯王所用赤色之綬。　㊁安車；坐乘之車，別於立乘者。　㊂白越；越布也。　㊃起居注；宮名，漢時爲宮中女史之任。　㊄明帝體不安，召馬防參預醫藥事，防甚勤勞。　㊅時馬防爲黃門侍郎，故稱。

建初㊀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㊁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㊂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㊃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㊄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㊅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㊆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八)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九)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十)」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十一)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十二)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十三)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十四)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十五)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十六)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十七)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十八)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十九)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二十)乎？吾素剛急，有

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㊂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㊀建初，肅宗年號。㊁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㊂前漢成帝元年，賜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爵關內侯，逾月，黃霧四塞，澍雨時雨也。㊃蚡，音焚（ㄈㄣ）；田蚡，前漢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封武安侯，武帝時，爲相，貪驕；歿後，帝聞其與諸侯王私語，曰：『使武安在者族矣』。竇嬰，前漢文帝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亦武帝時相，坐與人朋黨，棄市。㊄樞，出紓切，亦讀書（ㄕㄨ）；樞機，近要之官也。㊅裁，同『纔』。楚，楚王英，淮陽，淮陽王延，皆光武子；半楚淮陽諸國，楚淮陽國土之半，不全封給也，顯宗封諸皇子，悉半諸國，見前。㊆言外親並不自謹勅，惟笑言太后素好儉而已。㊇倉頭，同蒼頭，謂僕隸也。綠褠，綠單衣。㊈御者，身旁侍御之人。㊉西京敗亡之禍，指前漢外戚呂氏竇氏上官氏霍氏等被誅事。⑪三舅，太后兄廖防光也。⑫時廖爲衛尉，防光爲校尉。⑬兩善，謂國無濫恩，外戚亦以安全也。⑭外施，謂以恩澤封爵外家。⑮竇太后，前漢文帝后。王皇后，景帝后。兄王信也。條侯，周亞夫也，時爲景帝相。竇后欲，封信爲侯，景帝辭讓不獲，因與條侯計，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

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高祖名邦，字季，爲漢第一帝。 ⑯光武爲中興漢室之主，先立郭氏爲后，後又廢郭而立陰氏。 ⑰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臧—同『藏』—之家後必殃。」 ⑱漢世，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澣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御府，概言之也。 ⑲孰同『熟』。 ⑳拳拳猶勤勤。 ㉑飴音以（ㄧ），麥芽糖也。

時新平主㊀家御者失火，延至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㊁自引守備不愼，慚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㊂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㊃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㊄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㊅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㊀新平主，無考，按光武父南頓令欽次女爲新野主，名元，『平』疑『野』之訛。 ㊁原陵，光武陵，方三百二十步，高六丈，去洛陽十五里，在臨平亭東南。 ㊂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㊃位本可作官位解，惟馬后既不稱制，無賞外親以官位之權，又后方力拒肅宗封三舅，豈肯以官位授所親，故『位』字疑『物』字轉寫之訛也。 ㊄當時外親，宮中皆有名籍，得恣出入，絕其屬籍，即除其籍上之名，自後遂不得入宮也。 ㊅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靖，皆明帝子。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㊀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㊁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㊂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㊃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㊀方垂，猶邊陲。 ㊁列侯爵位，較關內侯爲尊，故辭讓。廖等辭讓，應移於太后語後『廖等不得已』之下，文方有序。 ㊂言少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 ㊃惕，懼也。厲，危也。

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卜醫，數敕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㊀

㊀顯節陵，明帝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其地故爲富壽亭，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

齊武王縯傳

齊武王縯，㊀字伯升，光武之長兄㊁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簒漢，㊂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㊃之業，定萬世之秋㊄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㊅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㊆伯升自發舂陵㊇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㊈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⑪殺湖陽尉，⑫進拔棘陽，⑬因欲攻宛。至小長安，⑭與王莽前隊大夫⑮甄阜屬正⑯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⑰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⑱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⑲臨沘水，⑳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

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㈡乃往爲說合從之埶，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㈢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卻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㈢秩宗將軍㈣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㈤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㈥

㈠齊，漢國名，屬青州，地在今山東。縯，音衍（一ㄢˇ）。㈡光武，世祖之謚，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光武有二兄，縯其長，次曰仲，光武行三，故名秀而字文叔。㈢王莽，字巨君，前漢元帝皇后之姪，簒漢位，國號新。㈣高祖，見馬后紀注。㈤定萬世之秋，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㈥鄧晨，字

偉卿，娶光武姊元，爲中興功臣之一。新野，縣名，今屬河南汝陽道。㈦李通字次元，一作伯玉，娶光武女弟伯姬，亦中興功臣之一。李軼，通從弟，字季文，初與光武同舉事，後從更始，陷害伯升，—見後。—旋又輸誠於光武，卒爲更始臣朱鮪所殺。宛，秦置縣，爲南陽郡治，隋以後，改南陽縣，今屬河南汝陽道。㈧舂陵，漢鄉名，在今湖北棗陽縣東，光武家於此，及爲帝，改爲章陵縣，參閱後光武帝紀！㈨柱天，謂若天之柱也，都部，猶都統。㈩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封順陽侯。新市，又作南新市，漢縣，後爲侯國，故城在今湖北京山縣東北；平林，漢鄉，晉縣，故城在今湖北隨縣；時盜賊羣起，新市人王匡王鳳及馬武朱鮪張卬等率衆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⑪離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唐子鄉今河南泌源縣南百里有唐子山，鄉卽在山麓西南。⑫湖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泌源縣南。尉，秦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⑬棘陽，漢縣，在今新野縣東。⑭小長安聚名，屬南陽郡育陽縣。⑮隊，音遂；王莽置六隊郡，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置大夫一人，職如太守。⑯王莽置六隊郡，每隊置屬正一人，職如都尉。⑰宗從，指羣從子弟。⑱輜重指糧食服裝等物。今新野縣東有藍鄉。⑲潢淳水在湖陽縣。⑳泚水亦作沘水，出

今河南泌陽縣。—漢名比陽，屬於南陽郡。㊁王匡王鳳等初起新市，王常成丹張卬等皆從之，聚衆藏綠林山中，後大疾疫，乃各分散，匡等入南陽爲新市兵，常丹卬等入南郡，號下江兵，宜秋聚名，在今泚源縣東南。㊂王常字顔卿，中興功臣之一。下江軍既至宜秋，伯升與光武李通俱造常壁，說以合從之利，常從之，丹卬不欲，常曉說其將帥，因皆聽命。㊂納言虞官，掌出納王命，歷秦漢不置，王莽改大司農爲之，以其典兵，故有將軍號。嚴尤字伯石，本作莊尤，以顯宗名莊，避作『嚴』。㊃秩宗虞官，掌郊廟之事，秦漢皆不置，王莽改太常爲之，亦以典兵而加將軍號。㊄育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召縣。㊅墊與『埻』通，埻，讀若『準』，的也。王莽使射伯升像，乃厭勝之術。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㊀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㊁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㊂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㊃非所以破莽

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㊄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㊅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㊆使後人得承吾敝，㊇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㊈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

㊀聖公名玄，光武族兄。㊁赤眉當時盜賊名，王莽末，青徐大飢，寇賊蠭起，有琅邪人樊崇者，在莒起兵，羣盜以其勇猛，爭附之，衆至數萬，莽遣將擊之，崇等欲戰，恐部下與莽兵相混，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青，青州，漢所置，今山東之大部。徐，徐州，漢所置，地跨今江蘇山東，治郯，故城在今山東郯城縣西南，後徙治江蘇之彭城，遂以其地爲徐州。㊂南陽秦置郡，漢屬荆州，今河南湖北皆有地屬之，伯升兄弟皆南陽人。赤眉後轉戰入長安，果立宗室盆子爲帝，旋爲光武所勦滅。㊃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㊄陳勝字涉，項籍字羽，秦得天下，暴虐百姓，勝首先發難，舉兵與抗，籍亦繼起，勝稱王，諸將不親，爲其下所殺，籍與高祖爭天下，亦敗死。㊅言自春

陵舉兵至宛，所進不過三百里，不足爲功也。㈦準的，言猶中矢之的，射者皆以爲標準也。㈧言天下既以爲準的，遂共相注目，我因應付之勞敝，得使後來者乘之也；承與『乘』通。㈨疑事，無功，言作事有疑，則不能見功也。

聖公既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㈠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㈡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㈢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㈣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㈤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㈥更始竟不能發。及能會，伯升舅樊宏㈦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㈧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㈨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㈩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忌之，以稷爲

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伯升，卽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一)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

㊀前漢三公，一爲大司馬，一爲大司空，其一卽大司徒也。㊁王莽改令長爲宰；時潘臨爲新野宰。㊂一信一爲證信也。㊃此卽所謂昆陽之戰也，莽之敗亡，漢室之中興，皆由於此；時尋邑將兵百萬，更有長人巨無霸驅猛獸以助威武，出兵之盛，自秦漢以來所未有；旣敗，尋死邑逃，盡獲其輜重軍實車甲珍寶舉之連月不盡。㊄聖公旣卽位，建元更始，立三年，赤眉入長安，更始降之，被殺；是年，光武先卽帝位，建元建武。㊅繡衣御史，前漢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玉玦，玉珮之作半環形者。玦，決也，建獻示更始，令早決斷也。㊆樊宏，字靡卿，父名重，伯升兄弟之父名欽，娶重女嫺都，故宏於伯升爲舅。㊇鴻門，地名，在陝西臨潼縣東。高祖與項羽，同受楚懷王命，入關滅秦，高祖先入，項羽至，見已有兵守關，怒，欲擊高祖兵，高祖兵少，慮不敵，乃卑詞以謝之，明日，往過羽於鴻門，羽留高祖飲，羽臣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㊈更始貴將，朱鮪等也。㊉魯陽，漢縣，今河南魯山縣。(十一)

△建武見前。△太原秦置郡，在今山西。△魯漢國名，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地在今山東，光武次兄仲歿於小長安，因以與嗣仲別封王；後遂諡仲爲魯哀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㈠遷梁郡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子殤㈢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㈣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㈤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㈥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㈦中，卒，肅宗㈧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㈨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㈩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十一)宗尊爲小君，(十二)宮衞周備，出有輜軿(十三)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十四)者之言。晃剛愆(十五)乎至行，濁乎大倫，(十六)甫刑三千，莫大不孝，(十七)朕不忍置之於理，(十八)其貶晃爵爲蕪湖(十九)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二十)大道，控於法理，(二十一)以墮宗緒，其遺

謁者㉓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㉔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㉕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㉖十一年，國除。

㊀試守者，試守一歲稱職，乃爲眞，食全俸。平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㊁梁郡，爲淸時河南歸德府。㊂殤或作『煬』。㊃下博，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深縣。㊄永平見馬后紀注。石二子一名暢，一名陽。㊅奉車都尉秩二千石，掌御乘輿車，都尉之屬於侍從官者，侍從官之都尉，漢時有三：一奉車，一駙馬，一騎。竇固見馬后紀注。匈奴北狄之一族，曾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漢初最強，旋分南北，南匈奴歸漢，北匈奴爲後漢竇憲所破，遠走西方。㊆建初，肅宗年號。㊇肅宗見馬后紀注。㊈章和，肅宗年號。㊉丹陽，漢郡，今江蘇安徽皆有地屬之。⑪古宮室最內之門曰路門，天子設屏於門外，諸侯設屏於門內，人君正屏有所不聽，謂人君設屏，意在有所蔽而不聽受也。⑫諸侯之妻曰小君。⑬輜軿讀如緇屏，皆平聲，有擁蔽之車也。⑭訴其事而加誣曰譖。⑮愆，過誤之意。⑯濁，汙也。

大倫，倫常之大道。㊆周甫侯言於王，作刑法，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不孝之罪，五刑莫大。㊇不忍置之於理，謂不忍依法治罪也。㊈蕪湖，漢縣，南宋廢，南唐始置今治，故城在今安徽蕪湖縣東。㊉勗，勉也。㊀控於法理，爲法理所牽引也。㊁謁者，官名，選孝廉年未五十曉解儐贊者充之；其長爲謁者僕射。㊂北海，漢郡，屬青州，在今山東，此指齊武王次子興，蓋興始爲魯王，後徙北海王也。與傳國至孫基而無子，因絕也。㊃永元，和帝年號。㊄建安，獻帝年號。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㊀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㊁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㊂赦岑彭以顯義，㊃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㊄嗚呼！古人以蜂蠆爲戒，㊅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㊆

㊀下客，謂折節下士也。㊁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言伯升之志，將復漢家已絕之王

業，仍修祭祀也。明堂，明政教之堂，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之。㊂卽指新野宰須伯升一信而降事。㊃岑彭，字君然，伯升攻宛時，彭爲守，食盡始降，諸將欲誅之，伯升特赦之以爲節義勸後；彭遂爲中興功臣之一。㊄忽，輕忽；禍發所忽，卽指不用樊宏光武之言而被害也。㊅春秋時，魯臣臧文仲謂其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㊆詩周頌之詞，言敬之敬之，其命不易保也。

馬援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㈠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㈡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㈢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㈣坐兄何羅反，被誅；㈤故援再世不顯。㈥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㈦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㈧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㈨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㈩

㈠扶風，郡名，漢爲右扶風，今陝西鳳翔等處。茂陵本前漢武帝陵，因置爲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至晉時而縣廢。㈡趙奢，戰國時爲趙將，趙惠文王以其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㈢武帝，前漢帝，名徹。邯鄲，音汗丹（ㄏㄢ）（ㄉㄢ），戰國時趙都。趙奢子孫，武帝時，有爲茂陵吏者，因自邯鄲徙居茂陵。㈣重合，縣名，漢時屬勃海郡，後廢。㈤前漢武帝晚年，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據有隙，恐帝崩後被誅，遂以事

誣太子，太子收斬充，何羅與充善，懼禍及，故反。何羅馬姓，前漢書作莽。㈥援再世不顯言其祖及父皆不得爲顯任。㈦援兄況，字君平，王莽時，爲河南太守，余，字聖卿，爲中壘校尉，員，字季主，爲連山增率，王莽見齊武王縯傳注。㈧齊詩前漢東海后蒼所傳之詩經，其時除齊詩外，猶有魯詩及韓詩，後此三家皆不傳，獨傳毛公所傳，卽今之詩經也；故詩經又別稱毛詩。㈨朴與『璞』同，未治之玉。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㈩廬舍也。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㈠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㈢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㈣

㈠督郵漢官名，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郵卽『尤』之借字。司命府司命官之府，王莽所置，自上公以下皆糾察。㈡與生財利曰殖貨，亦財也。㈢班，分給也。㈣絝與『袴』同。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衞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㊀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鎭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㊁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㊂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㊃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㊄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㊅隗囂㊆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㊀原涉字巨先，亦茂陵人。掾音彥（ㄧㄢˋ），屬官。㊁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天水郡爲鎭戎，改漢中郡爲新成。㊂王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㊃涼州，漢置州，今甘肅一帶地。㊄世祖，光武廟號。洛陽在今河南，漢中興所都地。㊅西州，卽涼州一帶地，隗囂據其處，自稱西州上將軍。㊆隗囂音委哮（ㄨㄟˇ）（ㄒㄧㄠ），字季孟，天水成紀人，據隴西，初附光武，後叛附公孫述，光武征之，囂奔死。

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㊁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㊂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㊃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

而入，㊄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㊅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㊆

公孫述字子陽，王莽時，爲蜀郡太守，及豪傑蠭起，述遂稱帝於蜀，號成家。後爲光武將吳漢所討滅。㊁閈音汗（ㄏㄢ），里門也。述亦扶風茂陵人。㊂陛衞殿陛設衞。㊃都布單衣白疊布所製之單層衣也。㊄鸞旗天子之旗；鸞亦作『鑾』。旄騎前驅騎士，解髻披髮，亦稱旄頭騎。警蹕天子出入，所以戒行路之人。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貌也。㊅周公旦誡子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哺，食物也。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俑人偶人，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也。稽留也。㊆井底蛙喻述志識狹淺，如井底之蛙。東方指光武。

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㊀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㊁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㊂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㊀二帝，猶二主，指隗囂公孫述。大慙，謙言恐不如囂述也。 ㊁援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而見之，故云簡易。 ㊂恢廓言其廣大。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㊀使太中大夫來歙㊁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㊂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㊃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

歸洛陽。

㈠待詔：漢時，四方上書者，皆待詔公車，公車署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其時待詔乃望文生義之號，非實職，至唐代始爲官稱。㈡太中大夫：秦置官，掌議論。來歙字君叔，以信義著稱。㈢流言：猶傳言也。㈣「不如也」爲斷句，下四句並非言光武之不如高祖，正言其勝於高祖，不然，光武之不喜飲酒，亦爲不如高祖之喜飲酒矣；蓋援特作此抑揚語以歆動隗囂耳。

居數月而無它職任，㈠援以三輔㈡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㈢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㈣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㈤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㈥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㈦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

自挾姦心，盜憎主人，㈧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㈨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友〕支黨。

㈠援才略兼人，又好縱橫策畫，時方爲囂送質於漢，光武猶未敢置信，故未得官，待詔而已。㈡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也，今陝西關中道之地，前漢都關中，三地近畿輔，故稱。㈢猥，多也，雜也。㈣上林苑，在陝西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界，本秦舊苑，前漢武帝更增廣之。㈤王元，囂將，說囂不宜聽援說東附光武，應自圖建樹，囂善其計，雖遣子入質，又復狐疑。狐疑，心不定也，狐性多疑，故云。㈥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蟠木，屈曲之木，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容，謂雕刻加飾。㈦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輊，居前二語，言其人無足重輕也。㈧盜憎主人語見左傳，言被盜之主有言，則不利於盜，故憎之，以喻隗囂之於光武也。㈨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時光武未深信援，援恐囂叛而已亦見疑，故欲面陳滅囂之術以自白。

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㊀無恙：前別冀南，㊁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㊂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㊃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㊄過存伯春，㊅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㊆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㊇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㊈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㊉今更共陸陸，㊉㊀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㊉㊁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

頭與小兒曹共槽櫪（十三）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十四）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十五）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與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十六）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十七）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十八）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十九）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二十）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㊀春卿，廣字。㊁冀南，天水冀縣。㊂表，猶標，的，射的，言囂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㊃王游翁，即王元，元字惠孟，游翁其別字也。㊄河內，大河以北之總稱，時其地屬於光武。㊅存，問也。伯春，囂子恂字，時方為質於漢。㊆毀，謗傷也，怨讎可刺不可毀，或係當時成語，時囂已與援為讎，援不妨言之光武，誅其質子，然聞其家愁苦之狀，不禁下淚，雖有讎恨，不忍出此。㊇曾閔，孔子弟子曾參閔子騫，皆以孝聞者。三木，刑具，械頸與手足也。跳梁，本言狸性趫捷之狀，後借為小敵叛亂之稱。分糞，指樂

羊事，樂羊，戰國時魏將，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㈨言但與士大夫厚相結。㈩愧；辱也。公孫述嘗使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恥爲所臣，斬其使。⑪陸陸；猶碌碌，凡庸而無所建樹之狀。⑫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專主給之乎。⑬櫪；飼馬之具。⑭拘游；必拘於浮游，以冀延殘喘也。⑮牛孺卿；囂將牛邯也。大人；謂豪傑也。⑯二邦；指囂與公孫述。諸夏；猶中國也。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⑱委腇；音委朒（ㄨㄟˋ）（ㄋㄨˋ），蓄縮貌。咋，音責（ㄗㄜˊ），齧也。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言豈可蓄縮而噤聲，措手以就族滅也。⑲言過此以往，卽如食物然，味欲薄矣。⑳光武以囂述未平爲憂，來歙言與囂有舊，請往說之，囂聽歙言，遂遣子恂入質，後信王元，有貳心，故援以來君叔必不相欺爲言。商；度也。

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㈠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㈡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㈢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㈣囂衆大潰。

㊀漆，縣名，漢時，屬右扶風。㊁冘，音由（一ㄡ）；冘豫，卽狐疑也。㊂質，問而取決也。㊃第一，故城名，在今甘肅固原縣。

九年，拜㊀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㊁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㊂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㊃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㊄援與揚武將軍馬成㊅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㊆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㊇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㊈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㊀授官曰拜。㊁金城，漢郡名，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㊂璽書，秦漢時詔勅之別稱；蓋秦以來

惟天子之印章稱璽，故璽書惟天子得用之。隴西郡名，秦置，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太守，一郡之長，秩二千石；宋以後改郡爲府，故知府亦稱太守。㈣先零羌，漢時羌族名。臨洮，漢縣名，屬隴西郡。㈤浩亹，音告門（ㄍㄠ）（ㄇㄣ），漢縣名，屬金城郡。㈥馬成，字君遷。㈦輜，音梓（ㄗ）；輜重，軍中兵械糧食服裝等。允吾，音鉛牙（ㄑㄧㄢ）（ㄧㄚ），漢金城郡治。㈧唐翼谷，在允吾谷西。㈨譟，音掃（ㄙㄠ），羣呼聲。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㈠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㈡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㈢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㈣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㈤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㈥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㈠破羌，漢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甘肅碾伯縣西。㈡壤，當作『膢』，肥也。㈢湟中，湟水左右；水經

伯，與今甘肅之大通河合，入於黃河。㊃武威，漢郡名，今甘肅舊涼州府地。太守，梁統也。金城客民，金城民之客居武威者。㊄塢音五（ㄨ），小障也，村落外築土爲堡藉以保障守衞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音同。㊅武都，漢郡名，在今甘肅。氐音低（ㄉㄧ），羌種名。塞外各侯王君長，王莽時，皆貶其位號故援皆奏復之。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㊀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

㊀氐道縣，屬隴西郡。

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㊀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㊁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㊂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㊃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㊄後稍定，郡中服之。

㊀一說『寬』『恩』二字當乙。㊁丞，郡縣之屬官掾。見前。㊂旅距，聚衆相拒也。㊃狄道，縣名，漢屬隴西郡，今屬甘肅蘭山道。㊄燒虜，燒羌也，卽羌之燒當種。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甚也。

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㊀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㊁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㊂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㊃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㊄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㊅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㊆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㊀虎賁中郎將，注見馬后紀。㊁五銖錢，始鑄於前漢武帝時，王莽廢之。三府，三公之府；前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㊂前奏難凡十三條，援一一解之。牒，音碟（ㄉㄧㄝ），官文書名。㊃閑，同『嫺』，熟習之意。㊄三輔，見前。㊅屬，音燭（ㄓㄨ），有所專注之意。㊆

援封伏波將軍，事見後。

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㈠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㈡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㈢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㈣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㈤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幷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㈥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㈦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㈧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㈨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釃酒，㈩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十一)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

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十二)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十三)且喜且慚！」吏士皆伏稱萬歲。

㈠卷，漢縣名，屬河南郡。汜音似（ㄙ）；維汜人名。訞同『妖』。㈡皖，縣名，漢屬廬江郡。㈢謁者見前張宗，字諸君。㈣交阯，漢郡，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九眞，漢郡，今安南之河內以南順泰以北淸華乂安等地。日南亦漢郡，卽今安南之順化等處。合浦亦漢郡，今屬廣東。㈤扶樂，鄉名，在河南扶溝縣。劉隆，字元伯。㈥刋音看（ㄎㄢ），除也。㈦浪泊，湖名，在越南河內，越南稱爲西湖，其地高文至浪泊爲句，『上』字爲讀。㈧禁谿在今越南太原省境。㈨新息，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㈩釃，音史（ㄕ）；釃酒以筐漉酒也。(十一)下澤車，利於行澤之短轂車。款，緩也；款段馬，謂形段遲緩之馬也。(十二)西里，地名，援軍卽自此進屯浪泊。重蒸，言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鳶，鴟也。跕，音跌（ㄉㄧㄝ）；跕跕，墮貌。(十三)猥，助詞，有『乃』字意。紆音迂（ㄩ），縈繞之意。金紫，金印紫綬也。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

功至居風，㊀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㊁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㊂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㊃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㊄奉行馬將軍故事。

㊀無功居風漢二縣，皆屬九眞郡。　㊁嶠，音喬（ㄑㄧㄠ），嶺嶠也山銳而高之稱；嶠南猶嶺南。　㊂西于縣，屬交阯郡。庭，縣庭。　㊃駮，乖舛也。　㊄駱越，駱為越別名。

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㊀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㊁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㊂近世有西河子輿，㊃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㊄丁君都，君都傳成紀㊅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㊆臣愚以為傳聞不

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㈧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㈨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㈠九卿：漢爲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㈡越人鑄銅爲鼓，以高大者爲貴，面闊丈餘。㈢伯樂：姓孫，名陽，周之善相馬者。㈣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子輿：不詳。㈤茂陵：漢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㈥成紀：漢縣，在今甘肅秦安縣北。㈦効：俗「效」字。㈧東門京：姓東門，名京也。㈨帛氏謝氏：亦善相馬者，名不詳。䩭，音几（ㄐ一），馬絡頭也；䩭中：馬頭頸部。身中：馬腹部。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㈠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㈢」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㈣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㊄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㊅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㊆詔百官祖道。㊇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㊈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㊉

㊀平陵，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㊁路博德，前漢時人，從霍去病出征，以功封侯，去病歿，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後朱崖儋耳二郡皆罷，於是慣稱南海七郡，故援亦言七郡。㊂用以也，濟益也，言先生以何相補益也。㊃匈奴見齊武王縯傳注。烏桓部落名，東胡別種，漢初匈奴滅其國，後又繁盛，遂迫今直隸山西邊外，至東漢末，曹操破之，其勢始衰。㊄諒信也，言信欲為烈士，當如此也。㊅扶風為三輔之一，三輔近長安，而前漢諸帝陵寢皆在長安，故其地侵擾，則園陵危逼也。㊆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邢臺縣西南。㊇祖道，祭路神也，卽餞行。㊈黃門郎卽黃門侍郎，見馬后紀注。梁松竇固亦見馬后紀注。㊉梁松於明帝

時，以罪免官怨望，卒以誹謗下獄死。竇固於明帝時，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者十餘年。

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㈠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逐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㈡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㈢松由是恨之。

㈠高柳，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陽高縣東。鴈門，秦爲郡，今山西舊代州寧武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代郡，秦置郡，光武時，屬幽州，高柳即其屬縣。上谷，秦置郡，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境。㈡松尚光武女舞陰公主，故曰帝壻。㈢松父名統，序，尊卑之序也。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㈠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㈡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㈢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㈣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

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㈤

㈠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一帶地。五溪蠻，見馬后紀注。　㈡眄音面（ㄇㄧㄢ），邪視也。　㈢矍鑠音攫爍（ㄐㄩㄝ）（ㄕㄛ），勇貌；翁，老人之稱也。　㈣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注。馬武，字子張。耿舒，耿弇弟，字不詳。劉匡孫永皆不詳。募士，招募之兵士。弛，同『弛』，解放也；弛刑，罪徒之充兵役者。　㈤索，盡也。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在左右者，如梁松竇固居近要之地。與從事者，如耿舒之難共事。調，和也。介介，猶耿耿，不安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㈠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㈡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㈢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

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㊃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㊄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㊅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㊆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㊈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㊀臨鄉，蠻地名。 ㊁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北。壺頭，山名，在湖南桃源縣西二百里。充，漢縣，屬武陵郡。夷平也。 ㊂搤同『扼』，持也。 ㊃好畤，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東南。弇字伯昭。 ㊄怫，音佛（ㄈㄨˊ）；怫鬱行死，行將憤懣死也。 ㊅致同『至』。 ㊆謂似西域胡人之爲商者，所至之處，輒停留也。 ㊇虎賁中郎將，見馬后紀注。 ㊈宿懷不平，如祖道壺言，戒兄子書之波累，拜俠不答禮等皆是也。事卽指下文薏苡之載還。

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㊀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

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命，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㈡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㈢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㈣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㈤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㈥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㈦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㈧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㈨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㈩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十一)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十二)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十三)

『兄子』上一說當有『援』字。嚴敦皆援兄余之子。通輕俠客謂與輕浮游俠之客相交通也。㊁正，與『政』通，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㊂施，加也，纓帶曰衿，帶結而垂曰褵，施衿結褵皆女子嫁時之事。申重言以明之。父母之戒謂女子嫁時父母之誥誡也。㊃口無擇言，謂言不擇而自善也。㊄清濁無所失謂無賢不肖皆待之如一也。㊅勑俗『敕』字，亦謹也。㊆鵠音護（ㄏㄨ），入聲，鳥名，似雁，鶩音務（ㄨ），鴨也；鵠與鶩相類。㊇下車官初蒞任也。切齒齒相磨切，恨怒貌。㊈越騎司馬官名，秩千石。㊉爲行猶『行爲』。⑪以與也。⑫山都漢縣，屬南陽郡。⑬擢音濁（ㄓㄨㄛ），升擢也。零陵後漢置郡，郡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北。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㊀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㊁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㊂馬武與於陵侯侯昱㊃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㊄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

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㈠餌音二(ㄦ)，服食也。薏苡音意以(ㄧ)(ㄧ)，草本植物，實橢圓，仁白色，俗稱苡米，主治風濕痺等疾，久服，能輕身益氣。 ㈡望，覬覦之意。 ㈢譖音簪(ㄓㄣ)，誣之也。文犀，犀之有文彩者。 ㈣於陵，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長山縣西。昱音育(ㄩ)；侯昱，大司徒侯霸之子。 ㈤槀葬，草草掩埋，謂一時不得歸舊塋，權葬其地也。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㈠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㈡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㈢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㈣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㈤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㈥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㈦下隴冀，路斷

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民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埶如轉規，㈧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㈨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㈩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⑪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⑫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⑬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⑭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⑮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⑯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⑰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十八)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十九)；聖王之祀，臣有五義。(二十)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二一)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二二)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二三)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侯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二四)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二五)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二六)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二七)

㈠雲陽，秦縣，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令，一縣之長。同郡，與援同里也。㈡不求備於眾，不以眾美求備於一人。㈢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徵之，橫行，中途自殺，高祖以王禮葬之。曠然，無所疑貳貌。㈣章邯爲秦將，趙高用事於朝，

邯畏其讒口，遂降項羽。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據守聊城，不敢歸；聊卽聊城，縣名，在今山東。末規猶下策也。巧言文飾不實之言。類善類。(五)閈關狀道路之艱苦。深淵虎口喻援爲隗囂送質子至漢，囂忽背叛，則援之在漢，無異深淵虎口也。(六)援奉使於外，凡歷郡七。徼音驕(ㄐㄧㄠ)，要求也。(七)吳漢字子顏。(八)轉規猶轉圜，取其勢之順也；圜，同圓。(九)吝恨也。(十)一州交州也，援討徵側，所平之地，皆屬交州。(十一)已有業謂已有功業。(十二)卒讀如『猝』(ㄘㄨ)倉猝也。三夫猶三人，戰國時，龐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曰：『信矣。』葱曰：『市明無虎，然三人言則信，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而謗臣者不止三人，願王熟察之！』(十三)杜，閉塞也；杜門猶閉門。(十四)自列猶自陳。(十五)約省約，(十六)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爲鄒陽上梁孝王書中語，故一說，文中孔父二字，專指孔子，疑當作『孔墨』。(十七)詩小雅巷伯篇語。畀與也。有語助詞。北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言投與昊天制其罰也。(十八)豎儒朱勃自指言僮豎無知也。(十九)罪以功除言雖有罪可以功相抵也，如公羊傳記齊滅項，不言齊滅，卽以齊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而爲之諱是也。(二十)五義謂聖王制祀，一祀法施於人

者，二祀以死勤事者，三祀以勞定國者，四祀能禦大災者，五祀能捍大患者。㊀常伏田里之常字，案下文報歸田里，則其上書之時，尚未歸田里可知，故常當爲『當』之誤。㊁彭越爲梁王，以謀反梟首，高祖詔有收視者捕之，欒布爲梁使於齊，還獨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㊂報光武報許之，謂不以其訟援爲非也。歸田里言勃得報而歸也。㊃方領正方之衣領，儒者之服也。矩步迴旋皆中規矩也。嫺雅，猶沈靜也。㊄稟受也。㊅試守見齊武王縯傳注。渭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㊆肅宗以勃訟援，有烈士風，故賜其子穀以旌之。

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㊀王莽從兄平阿㊁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衞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㊂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屛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㊃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㊅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㊆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㊇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

壯，而舊防㊈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㊉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王磐子石：王磐，字子石也。㊁平阿：前漢侯國，後漢置縣，故城在今安徽懷遠縣西南。㊂衞尉：官名，九卿之一，掌門衞屯兵。陰興：字君陵，光武陰后弟。大司空：官名，三公之一。朱浮：字叔元。章：光武兄縯長子，始爲太原王，後封齊王。㊃長者：謂諸貴戚。㊄司隸校尉：官名，前漢武帝置，後權大重，任糾察之責。蘇鄴以光武二十二年下獄死，所犯何罪不詳。丁鴻當與鄴同一事也。㊅北宮：帝宮之在北者。㊆司馬：官名，援之行軍司馬也。种，音蟲（ㄔㄨㄥ）。光武建元建武，見齊武王縯傳註。㊈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㊉客：當爲『容』之訛，謂容有亂事也；一說客字上有脫文。張耳子張敖封趙王，高祖不爲禮，趙相貫高恥之，謀害高祖；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宣帝時，霍氏坐謀反誅，章欲爲逆，事覺見誅；皆前漢事。

永平㊀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㊁以椒房㊂

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㊃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㊄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㊅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㊆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㊇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㊀永平，明帝年號。㊁雲臺在南宮。㊂椒房本殿名，在未央宮，以其爲皇后所居，故稱皇后爲椒房。

㊃東平，漢國名，今爲縣，屬山東東臨道。蒼，光武子。㊅五官中郎將，漢官名，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

㊆嶷，音逆（广一）；岐嶷，挺拔異常兒也。㊇戰國時，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㈠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㈡玄少爲鄉嗇夫，㈢得休歸，常詣學官，㈣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㈤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㈥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㈦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㈧以山東㈨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㈩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⑪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㈠北海，漢郡，今山東舊青州府東部萊州府西部地。高密，縣名，漢置，今屬山東膠東道。　㈡崇，字子游，直諫不阿，後下獄死。哀帝，前漢帝，名欣，嗣成帝即帝位。尚書僕射，漢置官，督尚書曹郎理事，尚書之長

爲尙書令，尙書僕射其貳也；參閱下胡廣傳尙書注。㊂鄉嗇夫鄉之嗇夫官也，掌聽訟收賦稅。㊃學官學校之官舍。㊄太學漢時最高之學校，立於京師。㊅京兆地名，漢三輔之一，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第五元姓第五，名元，嘗爲兗州刺史。㊆一本無始字。京氏易易之爲京房所治者，房，字君明，前漢人，治易甚精。公羊春秋周公羊高所傳之春秋，即今公羊傳也。三統歷前漢劉歆所作。周公旦制禮有九數，卽九章也，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贏不足，九旁要。算術起於商高。㊇東郡郡名，秦取魏地而置，漢屬兗州，治今直隸濮陽縣。周官禮記卽今周禮。左氏春秋卽今左傳，孔子作春秋，—傳中之經—魯太史左丘明述其志而爲傳。前漢韓嬰推詩人之言，作內外傳數萬言，是卽韓詩今所存惟外傳十卷，乃雜引古事古經，證以詩詞，非說經之書也。古文尙書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於壁中，皆科斗古文，後人多議其僞。㊈山東指崤函之東；一說，太行山以東爲山東。㊉涿郡漢郡名，治今京兆涿縣。盧植字子幹，少師事馬融，通古今學。扶風見馬援傳注。馬融字季長，才高學博，爲世通儒。⑪圖緯占驗術數之學。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㊀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

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㈡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㈢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㈣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㈤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㈥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㈦後馬融答北地太守㈧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㈠東萊，漢郡，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　㈡桓帝時，宦官勢盛，士大夫李膺等抨擊之，會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時膺爲河南尹，收捕殺之，成本與宦官交通，其弟子牢修遂上書誣告膺等與太學遊士爲朋黨，誹謗朝廷，辭逮數百人，皆禁錮終身。孫嵩，字賓實。　㈢任城，漢縣，即今山東濟寧縣。何休，字邵公。　㈣公羊墨守，言其書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心下爲膏，肓，音荒（ㄏㄨㄤ），心下鬲上也，病入膏肓，藥力不能及，喻左丘明之左氏春秋，疾不可爲也。穀梁，即指周穀梁赤所著之穀梁傳，言春秋者左氏爲一派，公羊穀梁爲一派，何氏好公洋，闢左穀，故其說有偏袒也。　㈤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皆玄闢何說之著作。　㈥玄始通公羊，故休謂爲入室操矛。　㈦范升，

字辯卿。陳元，字長生。李育，字元春。賈逵，字景伯。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升育主公羊，元逵主左氏。

㈧北地，漢郡，統甘肅寧夏慶陽二府地。太守見馬援傳註。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㊀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㊁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㊂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㊃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㊅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㊆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㊇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㊈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㊉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⑪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⑫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⑬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⑭徐州牧陶謙⑮接以師友之禮。建安⑯元

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㈠靈帝名宏，肅宗玄孫，桓帝崩，無子，宏遂得立。靈帝季年，黃巾賊起，宦官呂彊言於帝，恐黨人與黃巾謀，其患不可救，帝懼，乃大赦天下黨人，而黨禁解。大將軍，後漢時權位最尊之官，位三公上。何進，字遂高，妹爲靈帝后。辟，音碧（ㄅ一），徵召也。㈡古大臣年老致事，若不聽，則必賜之几杖，或謀於長者，亦必操几杖以從之，所以盡敬老之禮也。㈢幅巾，謂不加冠幘，但幅巾束首，民庶之飾也。㈣河內，漢郡，今河南河北道之大部分地；與馬援傳之河內異。趙商，字子聲。㈤後將軍，漢官，位次上卿，此外尚有前將軍，左將軍，右將軍，位皆同後將軍，典京師兵衞，四夷屯警。袁隗，字次陽。侍中，漢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於禁中。㈥孔融，字文擧，爲北海相。屣，音戲（ㄒ一）；屣履，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㈦春秋時，管仲相齊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君子，爲王所親近，有至行者。異賢，特異賢人之意。㈧太史公，司馬遷父名談，爲前漢太史令。廷尉，秦置官，掌刑獄。吳公，前漢文帝時，爲河南太守，治平稱天下第一，徵爲廷尉。謁者僕射，見馬援傳註。鄧公爲謁者僕射，在前漢景帝時。㈨南山，一名秦

嶺，今自甘肅通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是；其脈爲商山，在陝西商縣東，卽四皓隱居地。四皓爲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避秦亂，隱南山；漢興，迎致之，皆鬚眉皓白，故稱四皓。（十）三事；三公之概稱；參閱馬援傳「三府」註！（十一）東海；漢置郡，今山東舊兗州府東南至江蘇邳縣，東至海皆是。于公爲縣獄史，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一節；卽謂決獄。先是于公閭門壞，修治時，公令高大之，令容駟馬高蓋車，謂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貴顯。（十二）駟牡；駕車之駟馬也。（十三）董卓；字仲穎，靈帝崩，以幷州牧領兵入誅宦官，弑少帝，立獻帝，專權自恣，諸郡舉義兵同盟討卓，卓懼，遂挾獻帝遷都長安。長安；前漢所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十四）黃巾；後漢末年之亂黨，皆着黃巾，故名；賊魁名張角，以符水治病，轉相誑惑，衆至數十萬。青部；謂漢所置青州各屬地。徐州；見齊武王縯傳註。（十五）牧；州牧，漢置官，權如淸之督撫。陶謙；字恭祖。（十六）建安；見齊武王縯傳註。

玄後嘗疾篤，自慮，（一）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幷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二）遂博稽六藝，（三）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

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㊃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㊄比牒併名，早爲宰相，㊅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㊆吾自忖度，無任於此，㊇但念述先聖之元㊈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㊉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⑪案之禮典，便合傳家。⑫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⑬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⑭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⑮「敬愼威儀，以近有德」，⑯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⑰自樂以論贊⑱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⑲日西方暮，其可圖乎！⑳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㉑非㉒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㊀自慮；自慮不起也。㊁不爲父母昆弟所容；言家貧而父母昆弟力薄，不能並容，爲吏又非所樂，乃發憤遊學。廝；賤也。周秦之都；謂關中也，周都鎬，秦都咸陽，皆在關中。幽幷兗豫；四州名；幽州在漢，爲今直隸奉天朝鮮一帶地，幷州爲今山西一帶地，兗州地跨今山東河南及直隸，豫州爲今河南，跨及江蘇。處逸大儒；謂自處隱逸之大儒。捧手；謂受業有疑，捧手問之。㊂六藝；卽六經，詩書易春秋禮樂也；非周官所述之六藝。㊃閹尹；指宦官；男子去勢曰閹，宦官皆去勢者充之。㊄賢良方正及有道；皆科目之名。三司；見馬援傳註。公車；署名，公車所在，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亦總領之；參閱馬援傳『待詔』註！㊅比牒；猶連牒，倂名；謂齊名；言連牒齊名被徵舉者，皆早爲宰相也。㊆懿；美也。雅；正也。式；用也。序；列也。㊇無任於此；猶言於此不擔任也。㊈元；與『原』通。㊉萍浮；萍生水上，其根無所據，隨風飄浮，不有定所，故取以爲譬也。⑪宿素；平素也；言平素衰落，至今仍有失誤也。⑫傳家；謂以家事傳子孫，禮曲禮：『七十曰老而傳』。⑬覃；深也。⑭咨；嗟也。煢，音窮(ㄑㄩㄥ)；煢煢；單獨無所依貌。一夫；一人也。同生；同懷兄弟；蓋玄祇一子也。⑮勗；見齊

武王纘傳註。讚當作『鑽』。替廢也。 ⑯敬愼二句，詩大雅民勞章語。 ⑰紱音弗(ㄈㄨˊ)，絲繩之繫印環者。冕大夫之冠。緒業也。讓爵之高謂頻被辟不就。 ⑱論贊討論贊助也。 ⑲其人謂好學者。 ⑳日西方暮。喻年老不能久存。圖謀也。 ㉑家今差多於昔謂家境較昔稍裕也。務時及時努力之意。恤顧慮也。 ㉒非薄也。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㊀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㊁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㊂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㊃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㊄表爲左中郎將，㊅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㊆給安車㊇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㊀袁紹字本初，獻帝建安二年拜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冀州今直隸山西河南一帶地。 ㊁

汝南，漢郡，今河南安徽兩省中皆有地屬之。應劭篤學博覽，時爲袁紹軍謀校尉。㊂太山，漢置郡，今山東一帶地。太守見馬援傳註。中，讀如『仲』；中遠，劭字。劭曾爲太山太守，故稱故。㊃仲尼門弟子，各有所長，因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分之。回，顏回，字子淵，列德行科。賜，端木賜，字子貢，列言語科。閥，音伐（ㄈㄚ）；官閥，官階也。㊄茂才，科目名；本名秀才，以光武名秀，避諱改茂才。㊅左中郎將，左署中郎將也，中郎將爲秦置官，漢因之，領五官署左署右署三署郎，位次將軍。㊆大司農，掌錢穀之事，漢九卿之一，見馬援傳註。㊇安車，坐乘之車，蓋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優老尊賢，則用一馬小車而坐乘之。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㊀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㊁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㊂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㊃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㊅中候㊆乾

象曆，(八)又著天文七政論(九)魯禮禘祫義(十)六藝論毛詩譜駮許愼五經異義(十一)答臨孝存周禮難，(十二)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十三)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十四)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十五)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一)讖音琛（ㄔㄣ），兆也，如預言之類。讖語云『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聞孔子語，以此合之，以爲命當終也。(二)曹操字孟德，卽魏武帝，其子文帝丕，遂亡漢爲魏。官度津名，在今河南中牟縣北。(三)元城縣漢置縣，今廢併直隸大名。(四)縗絰音催迭（ㄘㄨㄟ）（ㄉㄧㄝ），喪服也。(五)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六)尚書大傳濟南伏生之徒張生歐陽生等所撰，前漢劉向得而上之，時爲四十一篇，至玄詮次爲八十三篇，今殘缺。(七)中候，尚書中候也，屬於緯書；緯書皆依託經義，言符籙瑞應者也。(八)乾象曆靈帝時，會稽劉洪作，玄受其法而加注焉。(九)七政，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也。(十)禘祫音帝狹（ㄉㄧ）（ㄒㄧㄚ），皆大祭名，當時各說不同，頗多爭執，玄故作此以明其義。(十一)許愼字

叔重與玄同時人博學經籍，人多稱之 ⑫臨孝存名碩，孝存其字，臨，亦作「林」，與玄同時。⑬山陽，漢縣，在河內。郗音希（ㄒㄧ）；郗慮，字鴻豫。御史大夫，秦漢時爲御史之長官，掌副丞相。⑭東萊，見前。清河，漢清河國，地在今直隸山東。王基，字伯興，崔琰，字季珪，皆仕魏。⑮樂安，漢樂安國，地在今山東。國淵，字子尼，任嘏，字昭光，皆仕魏。

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㈠及融爲黃巾所圍，㈡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㈠孝廉，科目名。 ㈡融相北海時，屢爲黃巾賊所侵暴。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㈠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㈡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㈢異端紛紜，互相詭激，㈣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㈤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㈥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㈦每考先儒經訓，而

長於玄，㈧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㈨

㈠六經，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埃，塵也。㈡名家，謂以專家之學著名也。㈢滯固，固執。稟，受也。言學者各執所受，不疏通也。㈣詭激，言其不合於中正。㈤章句，謂分其章節句讀，諸儒博采羣說，牽引以次其間，具文敷釋，故多至百餘萬言；蓋卽傳注也。㈥括囊，括，結也，言如囊盛物而結其口，易坤卦：「括囊无咎。」引爲包括之義。㈦王父，祖父。豫章君，本書作者范曄祖父范寗也，字武子，晉時爲豫章太守。㈧長於玄，言每以玄爲長也。㈨言范寗教授，專崇鄭學也。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㊀人也。六世祖剛，淸高有志節，平帝㊁時，大司〔農〕徒馬宮辟之；㊂値王莽居攝，㊃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㊄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鄕里。父貢，交阯都尉。㊅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㊆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擧，雄敕眞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密占㊇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擧孝廉。㊈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㊉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尙書郎，㊉㊀五遷尙書僕射。㊉㊁順帝㊉㊂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尙書㊉㊃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㊉㊄形於自然，俔天㊉㊅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

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十七）詔文一下，形（十八）之四方，臣職在拾遺，（十九）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二十）

㈠南郡，秦置郡，在今湖北。華容，前漢縣，後漢國，在今洞庭湖之北。㈡平帝，前漢帝名衎，哀帝子。㈢大司農、馬宮，一本作大司徒馬宮，按宮字游卿，於哀帝時爲大司徒，平帝時爲大司馬，未爲大司農也；大司農解見馬援傳「九卿」註，大司徒見援傳「三府」註。辟，見鄭玄傳註。㈣王莽見齊武王縯傳註。莽酖弑平帝，立宣帝玄孫嬰，年方二歲，莽因攝行皇帝之事，是爲居攝。㈤交阯見馬援傳註。㈥都尉，官名，漢時都尉官甚多，一爲侍從官，一爲職事官，一爲郡將，此則郡將之都尉官也；參閱齊武王縯傳「奉車都尉」註。㈦散吏，所謂從掾位、從史位者是，非正吏也。㈧凡相竊視謂之占，又闚亦謂之占。㈨孝廉，見鄭玄傳註。廣年二十七舉孝廉。㈩安帝名祜，肅宗孫。（十一）尚書郎，屬於尚書之郎官也。（十二）尚書僕射，見鄭玄傳註。（十三）順帝名保，安帝子。（十四）尚書，官名，秦屬少府，在殿中主發書，其秩甚卑，漢置尚書令、尚書僕射，督尚書曹郎理事，後以大臣領之，至光武時，天下事盡入尚書矣。（十五）嶷，音逆（ㄋㄧ）；岐嶷，峻茂之貌；詩大雅：「克岐克嶷。」（十六）俔，音牽（ㄑㄧㄢ），去聲，譬喻也；詩大雅：「大邦

有子，俔天之妹。』言文王聞太姒之賢而美之，謂大邦有子女，尊之如天之有女弟。⑰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爲前漢劉向語。⑱形見也。⑲拾遺謂隨時諷諫，以救人主言行之遺失，尙書爲古喉舌之官，有匡正之責，故疏以自稱；唐時卽置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⑳梁貴人名妠—音納（ㄋㄚ）。—乘氏侯梁商之女，順帝永建三年，以選入宮爲貴人，陽嘉元年立爲皇后；廣諂附梁氏，疏諫探籌實陰爲后說。

時尙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㊀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㊁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㊂詩美先人，詢於芻蕘。㊃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尙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㊄文吏試牋奏，明詔旣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㊅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㊆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㊇施㊈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㊉可不愼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⑪鄭阿之政，

非必章奏；(十二)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十三)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十四)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十五)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十六)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猒，(十七)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十八)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十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二十)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二一)詳採厥衷。(二二)敢以瞽言，(二三)冒干天禁，(二四)惟陛下納焉！』(二五)帝不從。

(一)尚書令見鄭玄傳「尚書僕射」註。左雄字伯豪。雄上言請令郡國察舉孝廉，年須滿四十，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其一家之學——文吏課牋奏，以驗其虛實。(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春秋時齊晏嬰語——此獻可替否之謂。替，廢也。(三)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四)詩大雅：「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五)古謂學官弟子爲諸生。章句見鄭玄傳註。(六)參謂參贊其事。(七)王言惟作命，令出惟行，一言一動，史官皆秉筆而書之，禮經常載是說。(八)遺則百王言遺之百王，使有所

法。（九）施；音以（一）去聲，延也。（十）詩大雅之詞。諶；信也。斯；語詞。言天意難信，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十一）陳平設六奇計以佐漢高祖。（十二）春秋時子產從鄭政，擇能而使，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齊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十三）甘；戰國時人甘羅也，年十二，為秦使趙，說趙王割五城於秦，秦封為上卿。奇；戰國時人子奇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阿大化。乖；違也。彊仕；年四十也，禮：『四十曰強而仕』（十四）終；前漢時人終軍也，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自請以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使之往，越果聽命。賈；前漢時人賈誼也，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弱冠；謂少年也，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禮：『二十曰弱冠。』（十五）回；轉也，反也。（十六）剗；削也。戾；乖也，違也。（十七）猒；服也。（十八）台司；指宰輔。（十九）剝；與『駁』通。（二十）異之同之；謂與議者同異也。（二十一）覽擇；勝否覽擇所議之得當與否。（二十二）衷；當也。（二十三）瞽言；謂如瞽者不見而妄言也。（二十四）冒；冒昧。干；犯也。天禁；尊稱帝王之禁令。（二十五）所言冗陋，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徒拾異事相排而已，作者載此，特以著廣之庸也。

時陳留郡㈠缺職，尙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㈡爵以建事，㈢明試以功，典謨所美，㈣五服五章，天秩所作，㈤是以臣竭其忠，君豐㈥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尙書僕射胡廣，體眞㈦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㈧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㈨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㈩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愼，⑪行靡玷漏，⑫密勿夙夜，⑬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尙書，劬勞日久，後母⑭年老，旣蒙簡照，⑮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⑯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⑰頹俗，使束脩⑱守善，有所勸仰。』

㈠陳留郡，當時屬兗州，今爲縣名，屬河南開封道。　㈡旌，明也。德以旌賢，勉有德者以官，而著其賢也。　㈢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也。　㈣明試以功，明白考試之有功者授之官，書舜典皐陶謨皆有是言，故曰典謨所美。　㈤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服五章，謂五者之服，必須章明也；書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秩，天所制之等序也。　㈥豐，厚也。　㈦體眞，理會眞德之意。　㈧

蹟；幽深也。(九)憲；法也。(十)柔而不犯；謂其性和柔，然不可犯以非義也。(十一)翼翼；小心貌。周愼；周詳謹愼。(十二)行；行爲。廉；無也。玷；漏汙缺之意。(十三)密勿；黽勉也。夙夜；朝夜也。(十四)後母；黃氏，字列嬴；廣本生母亦姓黃。(十五)簡；選也。照；見知之意。(十六)匡；正也。寧；安輯之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十七)紀綱；整飭之意。(十八)束脩；指能自約束脩整之輩。

廣典(一)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二)以舉吏不實免。(三)復爲汝南(四)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五)元年，遷司徒。(六)質帝(七)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尙書事；(八)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九)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十)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十一)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十二)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十三)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衞宮(十四)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十五)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十六)立，與太傅陳蕃(十七)參錄尙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十八)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十九)及母卒，(二十)居喪盡哀，率禮無愆。(二一)性溫柔謹素，常遜(二二)言

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㉓直之風，屢有補闕㉔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㉕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㉖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㉗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㉘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㉙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㉚持節㉛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㉜謁者㉝護喪，賜冢塋于原陵，㉞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㉟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㊱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㊲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㊀主其事曰典。㊁濟陰，漢郡，在今山東。太守見馬援傳註。㊂左雄奏改察舉之制，既已實行，廣守濟陰，遂坐謬舉免黜也。㊃汝南見鄭玄傳註。㊄漢安，順帝年號。㊅司徒見馬援傳『三府』註。㊆質帝名纘，肅宗玄孫。㊇李固字子堅，質帝崩，梁冀時爲大將軍專政，以桓帝取其妹，欲立之，固以

肅宗曾孫清河王蒜年長有德，爭於冀，謂當立，忤冀旨，因免，而以廣代之。太尉，見馬援傳注。（九）質帝崩，李固引廣及司空趙戒與冀爭立清河王蒜，後廣戒懾冀威，更與定策立桓帝，冀遂免固官，旋殺之。桓帝名志，肅宗曾孫。育陽，見齊武王縯傳註。安樂鄉，在淸時河南南陽府南。（十）司空，見馬援傳『三府』註。（十一）特進，官名，漢制，諸侯王公將軍，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太常，見馬援傳『九卿』註。（十二）延熹，桓帝年號。（十三）大將軍，見鄭玄傳註。梁冀，字伯車，商之子，梁后兄，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桓帝心不能平，遂與中常侍單超等謀，以兵圍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卽日自殺。（十四）韓縯，未詳。孫朗，字代平，北海人。漢律有不衞宮之條，意謂黨附臣下，不忠帝室，蓋縯朗及廣，皆以阿附梁冀免廢也。（十五）太中大夫，見馬援傳註。（十六）靈帝，見鄭玄傳註。（十七）太傅，在古爲三公之一，漢爲上公，不在三公之內，掌以善導，非常置之官。陳蕃，字仲舉，歷仕三公，爲後漢名臣。（十八）蕃與桓帝竇后父武謀誅宦官，事泄，爲宦官所害。（十九）爲人子者，恆言不稱老，見禮曲禮。（二十）廣之後母卒年九十一。（二一）徵，見齊武王縯傳註。（二二）遜，順也。（二三）謇，音見（ㄐㄧㄢ）平聲，正言也。（二四）補闕，補其闕失，詩大雅：『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王有過，惟仲山甫能補之也。（二五）庸，常也。中庸，中和可常

行之德也。㉖議按文當作『義』。㉗公臺公輔之位。六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桓帝靈帝也。㉘李咸字元卓，三司卽三公。㉙熹平靈帝年號。㉚五官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時持節以往之五官將爲任崇。㉛節，符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眊，三重，古人臣執以示信之物。㉜東園官署名，主作凶器。梓器棺也。㉝謁者見齊武王縯傳註；時爲廣護喪者，乃董詡也。㉞原陵見馬后紀註。㉟郎中秦隸郎中令，漢世幷選爲尙書郎，因其本號，而屬於光祿勳之官，其下亦有稱郎中者。㊱公三公。卿九卿。大夫卽御史大夫太中大夫等。漢之太常，有博士之屬官，掌通古今。議郞比六百石，特徵賢良方正有道之士任之，掌論議。㊲縗經見鄭玄傳註。殯位停柩之所。

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㊀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㊁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

㊀揚雄字子雲，前漢時人，長於文才。虞箴，虞人—掌田獵者。—之箴，周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各爲箴辭，以箴王闕，虞人作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經啓九道，—九州之道。—

人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一貪一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一虞人一司原，敢告僕夫。一告僕夫，不敢斥尊也。』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十二州箴及二十五官箴也十二州箴為冀州箴青州箴兗州箴徐州箴揚州箴荊州箴豫州箴益州箴雍州箴幽州箴并州箴交州箴；二十五官箴，如大司農箴宗正卿箴廷尉箴等，中有數篇，或以為雄作，或謂崔氏父子作，以難於確定，故不具列。九箴亡闕；言二十五篇官箴中，亡而不存，及存而多闕文者，合有九篇也。 ㈠涿郡；見鄭玄傳註。崔駰；字亭伯，博學有偉才，善屬文；瑗；字子正，好學，能傳父業；皆後漢時人。臨邑；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東阿縣北。劉騊駼；光武兄縯曾孫，有才學。駰瑗騊駼廣所補作之二十篇，篇名不能確定，且有亡失，茲不具列。四十八篇；雄作除亡、闕之九篇，得二十八篇，合崔氏騊駼所補之十六篇，及廣繼作四篇之數也。

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㈠詔議郎蔡邕㈡為其頌云。

㈠黃瓊；字世英。省內；禁中也。 ㈡蔡邕；字伯喈，好辭章數術天文，又善音律，董卓專權，辟之，及卓誅，為

王允所殺。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㈠徐令彪之少子也。㈡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㈢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㈣家貧，常爲官傭書㈤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㈥』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㈦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㈧後坐事免官。

㈠扶風平陵皆見馬援傳註。㈡徐漢縣，當時屬臨淮郡，郡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北。彪字叔皮，才高，好述作，專精史籍，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繼司馬遷史記作後傳數十篇，子固用之以爲前漢書。彪二子，

長卽固，次卽超也。㈢涉獵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覽之也。㈣永平見馬援傳註。固字孟堅，參閱上注㈠。校書郎，後漢時，郎之典校祕書者，郎居其任，則爲校書郎，郎中居其任，則爲校書郎中，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洛陽見馬援傳註。㈤爲官傭書，傭雇爲寫書之官也，官置於前漢武帝時。㈥傅介子，前漢時人，嘗使西域，刺殺樓蘭王，以其首詣闕，封義陽侯。張騫，前漢時人，嘗爲西通西域，以擊匈奴功，封博望侯。研同『硯』。㈦一坐所尊，則先用酒以祭，故以祭酒爲尊敬之稱，猶唐人之稱先輩。布衣諸生，猶言尋常之儒生。㈧除，拜官也。蘭臺令史，秩百石，掌書奏，蘭臺本漢藏祕書之宮觀，以御史中丞掌之，後始置令史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㈠戰於蒲類海，㈡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㈢超到鄯善，㈣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㈤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㈥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㈦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八)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九)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十)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十一)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十二)超知其意，舉手曰：『掾(十三)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十四)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

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⑮令遂⑯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

㈠奉車都尉；匈奴；皆見齊武王縯傳註。竇固見馬后紀註。假司馬；軍官名，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伊吾；地名，在匈奴，今新疆哈密縣地，後漢取此以通西域。㈡蒲類海；匈奴中海名，今新疆鎮西縣西北有池，即古蒲類海。㈢從事；佐吏之稱，如刺史之佐吏主簿功曹等。西域；指漢敦煌郡以西諸國而言，名亦始於漢時。㈣鄯，音善（ㄕㄢ）；鄯善；西域國，前漢名樓蘭，今沒於沙漠，在新疆婼羌縣地方。㈤更；變易也。㈥北虜；指匈奴。㈦侍胡；給事左右之胡人。㈧卿曹；猶卿輩。㈨殄，音田（ㄊㄧㄢ），上聲，絕滅之意。㈩初夜；初更時也。⑪手格殺；親手擊殺之也。⑫恂意欲分其功，而不能自掩於外，故色動。⑬掾；見馬援傳註，超以稱恂也。⑭質，音志（ㄓ），抵押以取信也。⑮軍司馬；見上「假司馬」註。⑯遂；成也。

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㈠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

㈢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焉。

㈠窴與『闐』同，音田（ㄊㄧㄢ）；于闐，西域國，今新疆和闐于闐兩縣。莎音蓑（ㄙㄨㄛ）；莎車，西域國，今新疆莎車縣。雄張，猶熾盛也。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自漢至西域，有南北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傍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㈡騧，音卦（ㄍㄨㄚ），平聲；騧馬，黃馬黑喙者。

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㈠攻破疏勒，㈡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㈢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

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㊀龜，音鳩（ㄐㄧㄡ）；龜茲，西域國，今新疆庫車縣地。自車師前王庭—車師亦西域國，分前後二王，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西，後王庭治務塗谷，在新疆孚遠縣地。—隨北山傍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參閱前『南道』註1　㊁疏勒，西域國，今新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地。　㊂逆遣，猶言預遣。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㊀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㊁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㊂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㊃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㈠焉耆讀如『燕支』(一ㄢ)(ㄓ)，西域國，在新疆大裕勒都斯河之中央。都護，始爲前漢宣帝置西域之官，其初未盡幷北道，祇稱護鄯善以西使者，後幷護北道，因號都護，都，總也，謂總護南北道。陳睦爲都護時，郭恂爲副校尉，睦既攻沒，恂亦被殺。㈡姑墨，西域國，今新疆拜城縣境。㈢都尉，西域官。㈣尉頭，西域國，南與疏勒接，今新疆烏什縣西。

建初㈠三年，超率疏勒康居㈡于窴拘彌㈢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㈤鄯善于窴，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㈥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㈦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㈧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㈩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十一)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難

尼；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⑫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⑬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⑭不比敦煌⑮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⑯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⑰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⑱薦勳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⑳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㉑

㊀建初章帝年號。㊁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及俄領中亞之地，不屬都護。㊂拘彌西域國，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亦曰扜彌。㊃叵音坡（ㄆㄛ），遂也。㊄先帝指明帝也。擊匈奴使外國即指竇固擊匈奴，遣超與郭恂使西域事。㊅月氏讀如「肉支」（ㄖㄡ）（ㄓ），國名，不屬都護，其

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都河北，曰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爲小月氏。烏孫；國名，在西域諸國之北，地佔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不屬都護。㊆谷吉；前漢谷永父，元帝時，遣送郅支單于—匈奴呼韓邪單于之兄，攻呼韓邪自立。—侍子，爲郅支所殺。張騫爲漢使月氏，經匈奴，被拘十餘歲，乃亡走大宛，—在大月氏東北，今俄屬浩罕。—窮急，射禽獸給食；參閱前註—㊇魏絳；春秋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亦曰北戎，居今直隸遷安縣地方。—使孟樂如晉，因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因使絳與諸戎盟，事見左傳。輯，音集（ㄗ一），亦和也。㊈鉛刀；超以自喩，謙下之詞。鉛刀一割；言刀雖鉛製，利不如寶劍，而乘大漢之威，不可不效一割之用。㊉前漢諸臣，常言武帝與烏孫相結，爲斷匈奴右臂；參閱後註！凡南面以西爲右。三十六國；皆西域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乃婼羌—樓蘭—卽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拘彌戎盧渠勒—上八國在敦煌西，于闐東，今皆淪爲沙漠。—于闐皮山—今皮山縣。—難兜烏秅—秅，音茶（ㄔㄚ）。二國爲今巴達克山地。—西夜—今莎車縣南。—子合—今葉城縣。—蒲犁—今蒲犁縣。—依耐—今英吉沙爾縣。—無雷—在帕米爾地方。—大宛桃林休循捐毒—三國皆葱嶺間小國。—莎車疏勒尉頭姑墨温宿—今阿克蘇縣。—龜茲尉犂渠犂危須焉耆—

四國皆今焉耆縣。車師墨山在今羅布泊北。刧狐胡二國皆在今鄯善縣。烏壘在今輪臺縣。也是謂城郭三十六國；其始西域諸國本止此數，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⑪漢時謂自條支亦西域國，城在山上，周圍四十餘里。乘水西行，可百餘日，皆近日所入云。⑫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常定居，不隨牧畜遷徙，與匈奴烏孫見上等異俗，故稱城郭國，此言城郭諸國，若小若大，皆云倚漢與依天等也。⑬效，驗也。葱嶺，亞洲山脊，爲中國大山之發脈處，東趨首入新疆。⑭饒衍，富饒蕃衍也。⑮敦煌，漢置郡，在今甘肅。⑯温宿見前註。⑰未便僵仆，言未必卽死。⑱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爲之舉觴，以慶萬年也。⑲薦，進也，勳，功也。⑳徐幹，字伯張，善章草書，與班固相善。㉑弛刑，卽弛刑，見馬援傳註。義從，自奮願從行者；一說，胡也。

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㈠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㈡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

假鼓吹幢麾；㊂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㊃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㊄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㊅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㊆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㊇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㊈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㊀番，音潘（ㄆㄢ）；番辰，都尉名。 ㊁控，音空（ㄎㄨㄥ）去聲；控弦，引弓也，因以稱兵卒之強健者。

武帝，名徹，前漢景帝子。公主，名細君，景帝孫江都王建女，武帝以為公主，以妻烏孫，賻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更名詢，字次卿，武帝曾孫，卽位後，烏孫上言，匈奴侵擾己國，欲使己與漢隔絕，願發精兵力擊之，亦望漢出兵以救公主，—另一公主，非前武帝所妻—於是漢兵分道並

出，烏孫以五萬騎從敗匈奴，獲四萬餘級，牲畜七十餘萬。㊂長史，官名，後漢時，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之，將兵長史特置於邊郡，就長史之官加以「將兵」字樣耳。鼓吹；軍樂也。幢，音撞（ㄓㄨㄤ）；幢麾；儀仗旗幟之屬。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㊃衛候；官名。㊄烏孫稱王為昆彌；老昆彌死，子孫爭國，宣帝時，漢令立大小兩昆彌，各賜印綬，於是有大小昆彌之號。㊅曾參；孔子弟子，字子輿，事親孝。嘗有與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謂曾參殺人，其母不信，織自若，有頃，又一人至，告其母，母仍織如故，又一人至，言曾參殺人，母懼，下機踰牆而走。㊆言邑若在外勝任者，即留與共事。㊇緣；因也。㊈省；音性（ㄙㄧㄥ），上聲，察也。疚，病也，心有所愧。卹；憂也。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㊀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㊁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㊂密勒兵待之，爲供張㊃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㊀啖音淡（ㄉㄢ），以利餌之也。㊁西域諸王有丞比中國郡縣。㊂損中應作楨中，疏勒城。㊃供張，陳設之意。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㊀可須夜鼓聲而發。㊁』陰緩所得生口。㊂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㊃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㊀時超合兵擊莎車，莎車之東爲于闐，西爲疏勒，于闐自莎車東歸，將兵長史西歸疏勒也。㊁須，待

也。夜鼓聲，夜半之鼓聲，其數三通，司馬法：軍中夜間擊鼓凡三次，昏黑之鼓四通，夜半三通，旦明五通也。㊂緩持之，不急使得遁歸以通信也。生口，俘虜也。㊀徼，讀如『妖』（一么），亦遮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㊀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㊁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㊂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㊀符拔，亦作『扶拔』，獸名，似麟無角。㊁永元，和帝年號。㊂副王，猶裨王，小王也。謝，其名。

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㊀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

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㈡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㈢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㈣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㈤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㈥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㈧焉耆左候㈨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

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㊉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㊀司馬，武職屬官，州郡多有之，其有特稱如宮掖門之南屯司馬蒼龍司馬等，不在此例。㊁以前攻沒都護陳睦，恐漢終討其罪，不安心歸服也。㊂大人，謂其酋長。㊃北鞮支本匈奴人，入侍焉耆。㊄焉耆國人皆敬信北鞮支。㊅焉耆所都，四面大山，道險阻，有海水曲入四山，周匝其城，故設葦橋以通之。㊆以衣涉水曰厲，度與『渡』通。㊇入山保，入山自保也。㊈左候，焉耆官名。㊉又詰問腹久等逃亡之故也。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㊀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甿，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㊁破白山，㊂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㊃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

幷及吏士，先帝重元元㊄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㊅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㊆從，改立其王而綏㊇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㊈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㊉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十一)』

㊀河西指黃河以西地。　㊁右地要地也。　㊂白山冬夏有雪，故名，去蒲類海百里之內，竇固曾於此擊敗匈奴兵。　㊃慴音折（ㄓㄜ）懼也。　㊄元元民也。　㊅迄至也。縣讀如懸；縣度山名，以其用繩索懸縋而過也，在皮山國西，罽賓國—今克什米爾一帶地，不屬都護—東。　㊆賓服也。　㊇綏安也。　㊈蠲音捐（ㄐㄩㄢ），除也。　㊉司馬法書名，舊題司馬穰苴撰，實則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穰苴於其中耳。　(十一)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侯國故城，即今陝西鎭巴縣。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㊀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㊁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㊂臣超犬馬齒殲，㊃常恐年衰，奄忽僵仆，㊄

如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㊅今臣幸得奉節，㊆帶金銀，㊇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㊈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㊉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㊁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㊂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㊃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㊄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㊅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㊆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十九）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二十）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二一）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二二）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三）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衞姬先請之貸。（二四）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二五）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二六）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二七）惜焉，使者弔祭，贈賵（二八）甚厚。子雄嗣。

㊀思土，思故土也。㊁太公姜尚佐周武王滅商，封於齊爲諸侯，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皆反葬

於周。狐死首丘；言狐雖狠狽而死，猶使首力向其丘，丘，狐窟穴根本之處也。代馬依風；代郡在北，北風起，馬常以身切近之也。㊂異壯侮老；言其貴壯健賤老弱也。㊃犬馬齒；犬馬之年，卑抑之辭。殲；盡也。㊄奄忽疾速貌。僵仆；謂死也，參閱前注一。㊅蘇武；字子卿，前漢武帝時，以中郎將奉使匈奴，匈奴欲降之，武不屈，被幽困，凡留匈奴十九年，始得歸國。㊆節；見胡廣傳注。㊇金銀；金印銀印也。㊈言恐後世或謂超陷身西域，未得考終本國，致朝廷負薄待功臣之名。㊉酒泉郡；漢置，後置肅州，屬甘肅，今改酒泉縣；郡故城在縣東北，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玉門關；古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漢時與陽關皆爲通西域要道，去長安三千六百里。⑪督言；見胡廣傳注。⑫勇；字宜僚，有父風，亦嘗立功西域及匈奴。時西域有使入朝獻物，超因遣勇隨入塞。⑬曹壽；字世叔，亦扶風人，早死。昭；一名姬，字惠姬，博學高才，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尊稱曰大家。一家，讀如『姑』。⑭金夷；兵傷也。⑮物故；謂死也，謂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⑯不仁；猶不遂也。⑰索；見馬援傳注。⑱一切；猶權宜，言非經常，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也；喻卿大夫祇貪一時之苟安。⑲踰；與『遙』通，遠也。⑳周禮：『國中七尺以及六十，

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七尺，年二十，六尺，年十五，十五受兵，據野外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⑪丐，同『丐』，乞也。⑫文王，周文王也，嘗出遊，見枯骨，使葬之，諸侯皆謂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子方，戰國時田子方也，為魏文侯師，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⑬詩大雅民亦勞止篇。汔，音迄（ㄑㄧ），幾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⑭趙母，戰國時趙將趙括之母，括出兵，母知其必敗，先請於趙王，得不坐。衛姬，春秋時衛國之女，齊桓公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議畢，公入，姬辨其色，請免衛之罪，公許不伐。貸，音代（ㄉㄞ），寬免也。⑮射聲校尉，漢置官，秩二千石，掌宿衛兵。⑯中黃門，官名，以宦者任之。⑰愍，音閔（ㄇㄧㄣ），憐惜也。⑱賵，音豐（ㄈㄨㄥ），贈死之物。

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㊀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㊁宜蕩佚㊂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㊀戊己校尉：戊校尉與己校尉也，前漢元帝時始置此官，以鎮撫西域，後旋罷旋置。㊁言爲政過於細察，則在下者不悅服也。㊂蕩佚：無儀檢也。

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㊀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㊁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㊂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㊃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㊄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㊀屯騎校尉：官名，比二千石，掌宿衛兵。㊁三輔：見馬援傳注。長安：見鄭玄傳注。京兆尹：官名，二千石，爲管理京師地方之長官。㊂清河孝王：名慶，肅宗之子。㊃順帝：見胡廣傳注。順帝爲肅宗曾孫，陰城公主爲肅宗孫女，故於順帝爲姑。㊄永建：順帝年號。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㊀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㊁潁川荀淑㊂至愼陽，遇憲於逆旅，㊃時年十四，淑竦然㊄異之，揖與語，移日㊅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㊆也。』既而前至袁閎㊇所，未及勞問，逆㊈曰：『子國有顏子，㊉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⑪才高倨慠，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⑫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⑬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⑭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⑮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⑯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⑰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⑱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⑲之器，譬諸氿濫，⑳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

清，淆之不濁，(二一)不可量也！』

㈠汝南，見鄭玄傳注。愼陽，漢縣名，本作滇陽，滇音眞。㈡牛醫，能治牛病者之稱。㈢潁川，秦置郡，今河南一帶地。荀淑字季和，行高學博，當時賢達皆師宗之。㈣逆，旅，客舍也。㈤竦，音聳（ㄙㄨㄥ）；竦然，驚異之貌。㈥移，日，日影移也。㈦師，表，言可師法而爲表率也。㈧閎，當作『閬』，下同，袁閎則別一人也。㈨逆，迎也。㈩子國，猶言子邦，稱人之鄉里也，閬爲愼陽人。顏子，卽顏回，見鄭玄傳註。(十一)戴良，字叔鸞，亦愼陽人。(十二)罔然，若有所失貌。(十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顏淵慕孔子之言，見論語。(十四)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見胡廣傳註。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一本舉作乘，字子居，則又一人也。(十五)吝，貪也，(十六)三公，後漢太尉司徒司空也，參閱馬援傳三府註！蕃曾爲太尉。太守，見馬援傳註。王龔，字伯宗，曾爲汝南太守，好才愛士，仕至太尉。(十八)郭林宗，名泰，博通典籍，教授弟子以千數，名震當時。(十九)奉高，閬字。(二十)氿，音軌（ㄍㄨㄟ），泉之側出者。濫，音檻（ㄐㄧㄢ），泉之正出者。(二一)汪汪，深大貌。百畝曰頃。陂，音披（ㄆㄧ），畜水處也。澄之，使之清也。淆之，使之濁也。

憲初舉孝廉，㈠又辟㈡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㊂

㊀孝廉；見鄭玄傳註。㊁辟；見鄭玄傳註。㊂徵君；有學行而被詔徵召者之尊稱。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玭㊀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㊁余曾祖穆侯，㊂以爲憲隤然㊃其處順，淵乎其似道，㊄淺深莫臻其分，㊅淸濁未議其方，㊆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㊇故嘗著論云。㊈

㊀玭；與『疵』通。㊁道周性全；道周備而性全一也。無德而稱；言其德大難名也。㊂曾祖穆侯；後漢書作者范曄之曾祖汪也，字玄平，穆其諡。㊃隤，音頽（ㄊㄨㄟˋ）；隤然；柔順貌。㊄淵乎；深貌，道淵深不可知，言憲似之也。㊅分；讀去聲。㊆方；所也。㊇及門；受業門下爲弟子。殆；近也。易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憲如爲孔子弟子，庶幾爲大賢也。㊈言其曾祖嘗著論也。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㊀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㊁同郡緱氏女玉㊂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㊃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㊄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淸聽，㊅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㊆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㊀陳留見胡廣傳註。外黃，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㊁三日不食，非故不食，以哀戚廢食也。㊂緱氏女玉，緱姓女名玉也。㊃諸生見胡廣傳註。㊄明時，謂治世也。㊅耳淸聞澈爲淸聽，謂聖明也。㊆讞讀如儼（ㄧㄢ），請也，爲請於廷尉。

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㊀見而奇之。同郡蔡邕㊁深重蟠，及被州辟，㊂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

安貧樂潛，㈣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㈤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㈥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㈦兼明圖緯。㈧

㈠郭林宗，見黃憲傳注。㈡蔡邕，陳留圉人，見胡廣傳註。㈢辟，見鄭玄傳註。㈣樂潛，樂於隱遯也。㈤濕重而燥輕，不因其燥濕而有輕重，喩不改其操守也。㈥主簿，屬官，各官署皆有之。㈦五經，見鄭玄傳註。㈧圖緯，占驗術數之書。

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㈠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㈡於河鞏㈢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㈣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㈤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㈥四方名豪會帳下㈦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㈧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㈨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㈩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

㈠濟陰，漢郡，在今山東。王子居，子居爲字，名未詳。太學，見鄭玄傳註。㈡司隸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

㊂河鞏；河南郡鞏縣。㊃傳；符信也。㊄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胡廣傳註。㊅江夏；漢郡，在今湖北；瓊，江夏安陸人。㊆帳下；葬處也。㊇南郡；見胡廣傳註。㊈勃然；變色貌。㊉拘，音鉤（ㄍㄡ），曲也，樂音堯（ㄧㄠ）去聲；拘教樂貴；謂曲誘使從貴也。(十一)有道；科目名，見鄭玄傳註。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㊀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㊁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㊂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礭然㊃免於疑論。

㊀汝南；見鄭玄傳註。范滂；自有傳。㊁橫議；言論縱恣也。篲，同彗，帚也；鄒衍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秦始皇以咸陽諸生，是古非今，惑亂人民，從李斯議，收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悉燒之，又因事阬殺諸生四百數十人。㊂碭，音堂（ㄊㄤ）；梁碭；梁國碭縣，當時屬豫州，隋改碭縣爲碭山縣，今屬江蘇徐海道。㊃礭，同『確』；礭然；堅貌。

後蟠友人陳郡㊀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㊁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㊂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

㊀陳郡，前漢爲淮陽國，後漢改陳國，在今河南。 ㊁豫州牧皆見鄭玄傳註。黃琬字子琰，瓊孫。 ㊂言爲吾故而赦之，則枉法徇私，未必合於罪之所應得。

大將軍何進㊀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㊁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㊂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㊃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㊄北海鄭玄，北面受署，㊅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㊆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㊈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㊉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⑪蟠不答。中平⑫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⑬不至。

明年，董卓廢立，(十四)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十五)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十六)及大駕(十七)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十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一)大將軍何進，皆見鄭玄傳註。　(二)莫府，同幕府，將帥所置，以納賓友備諮議。　(三)几杖，見鄭玄傳註。　(四)於時則未，謂於時未合以節操自高。　(五)潁川，見黃憲傳註。荀爽，字慈明，淑——見黃憲傳——之子，稱爲碩儒，何進徵爲從事中郎。　(六)見前玄傳。　(七)逸豫，安逸豫樂。　(八)放，棄也；放聲，放棄聲名。滅迹，不以眞迹示人。巢棲，指堯時隱者巢父以樹爲巢而寢其上。茹，食也，薇，草名；茹薇，指周武王滅商時，伯夷叔齊隱首陽山不食粟，採薇而食。　(九)裸身大笑，指周時隱者桑扈裸行。被髮，指商末箕子被髮佯狂。狂歌，指周時隱者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十)平壤，平地也。典籍，古書籍也。處平壤，則異於巢棲茹薇，游人間，則異於放聲滅迹，吟典籍，則異於大笑狂歌，襲衣裳則異於裸身被髮，故曰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十一)孔子處春秋亂世，未嘗遯身自隱，可仕則仕之，故曰孔氏可師。首陽，山名，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伯夷叔齊因周滅商，以臣弒君，舉世混濁，羞與共處，遂隱此山採薇而食，因餓死山中。　(十二)

中平，靈帝年號。㈢韓融，字元長，少能辨理，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陳紀，字元方，寔—自有傳。—之子，有至德。博士，見胡廣傳註。㈣董卓廢立，見鄭玄傳「董卓」註。㈤公車，見鄭玄傳註。㈥卓西都長安，亦見鄭玄傳「董卓」註。㈦大駕，指天子御駕。㈧亂末，亂世末世也。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㈠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㈡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㈢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㈣旻率丹陽太守㈤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㈥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㈦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㈧知名太學。㈨

㈠廣陵；後漢郡，郡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射陽；漢縣，今廢。㈡熹平；見胡廣傳註。㈢會稽；秦置郡，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句，讀如勾；句章；漢縣，故城在今浙江慈谿縣界。㈣揚州；漢置州，今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皆有地屬之，唐以後專指今江蘇江都，清爲府，今廢。刺史在漢，其責爲督察郡國，猶後世之巡按御史，刺，刺舉不法，史，使也，魏晉以都督兼領之，其權益重，猶後世之督撫，隋唐以後，但爲太守之互名，猶知府及知州矣。㈤丹陽；見齊武王縯傳註。太守；見馬援傳註。㈥三年；卽熹

平三年也。 ㈦使匈奴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參閱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 ㈧拜，見馬援傳註。幼年穎異而通經者拜爲郎，號童子郎。 ㈨太學，見鄭玄傳註。

洪體貌魁梧，㈠有異姿。舉孝廉，補卽丘長。㈡中平㈢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㈣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㈤洪說超曰：「明府㈥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㈦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㈧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㈨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㈩豫州刺史孔伷，⑪遂皆相善。

㈠魁梧，魁，大貌，梧音悟，言其可驚悟。 ㈡孝廉，見鄭玄傳註；卽丘，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臨沂附近；洪舉孝廉爲郎，適當選郎補縣長，而洪得卽丘長。長，秦官，所轄不及萬戶者之稱，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㈢中平，見申屠蟠傳註。 ㈣功曹，官名，漢爲郡屬吏，掌選署。 ㈤董卓事略見鄭玄傳註。 ㈥明府，始對於

太守之稱，漸亦以稱縣令。㈦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爲廣陵太守，超兄邈爲陳留也。㈧桴音夫（匸乂），擊鼓杖也。㈨陳留見胡廣傳註。邈字孟卓。㈩兗州見鄭玄傳註。劉岱字公山。⑪豫州見鄭玄傳註。孔伷字公緒；伷與『胄』同。

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㈠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㈡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㈢毒流百姓，大懼淪喪㈣社稷，翦覆㈤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㈥廣陵太守超等，糾㈦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㈧必無二志。有渝㈨此盟，俾㈩墜其命，無克遺育；⑪皇天后土，祖宗明靈，⑫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⑬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⑭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⑮行至河間，⑯而值幽冀交兵，⑰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⑱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

青州⑨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飆起，⑩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⑪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⑫禜禱⑬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⑭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

①酸棗，漢縣，當時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 ②操血，操持所盛牲畜之血，盟時所用；參閱下唶血註！ ③天子居至尊之位，故稱天子曰至尊。 ④淪，沒也。喪，去聲，亡也，失也。 ⑤翦，滅也。覆敗也。 ⑥東郡，見鄭玄傳註。瑁音帽（ㄇㄠ），橋瑁也，字元瑋。 ⑦糾，收也。 ⑧隕，墜也。元，亦首也。 ⑨渝，變也。 ⑩俾，使也。 ⑪無克遺育者，不能遺留成長也。 ⑫明靈，明察之神靈。 ⑬適，讀如「嫡」，專主也。 ⑭校尉爲漢之武職，討虜校尉爲校尉之一種。公孫瓚，字伯珪，時封薊爲侯。大司馬，本三公之一，光武時，改爲太尉，董卓遷劉虞爲大司馬，則其時大司馬又與太尉並置焉。劉虞，字伯安，時領幽州牧。公孫瓚被詔討烏桓，應受虞節制，瓚欲以武力平定遼東及羣盜，而虞務以恩信招致之，意各相忤，瓚又陰教袁術執虞子和，故二人有隙。 ⑮難，即指義兵潰散事。 ⑯河間，漢國名，在今直隸。 ⑰幽冀，

見鄭玄傳註。交兵；公孫瓚以兵侵略冀州也。(十八)袁紹；見鄭玄傳註。(十九)青州；見齊武王縯傳註。(二十)黃巾；見鄭玄傳註。飇，音標（ㄅㄧㄠ），暴風也；飇起；謂如暴風之忽起。(二一)屠；多所誅殺也。(二二)巫；女巫。史；祝史。(二三)禜；音詠（ㄩㄥ），祭名。禱告事求福也。(二四)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卽消解。

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一)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二)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三)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四)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五)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六)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七)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八)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九)而趨舍異規，(十)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十一)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十二)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十三)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

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十四)僕小人也，本乏志用，(十五)中因行役，(十六)特蒙傾蓋，(十七)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十八)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十九)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二十)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二一)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二二)則僕抗季札之志，(二三)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二四)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二五)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二六)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二七)足下當

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二八)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二九)南史不曲筆以求存，(三〇)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三一)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三二)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三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三四)張揚飛燕，旅力作難，(三五)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三六)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三七)足下譏吾恃黑山(三八)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三九)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四〇)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四一)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四二)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四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一)東武陽，漢縣，屬東郡；東郡郡治本在濮陽，時其地方荒亂，故特書都東武陽。　(二)曹操見鄭玄傳註。

雍丘，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杞縣。超與兄邈本皆附操，後叛奉呂布，操破布，超將家屬屯雍丘，遂被圍。

㊂穆，與「睦」同。 ㊃徒跣，赤足步行。 ㊄操圍攻超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 ㊅闉東武陽也。 ㊆陳琳，字孔璋，亦廣陵人，時避難冀州，爲袁紹典文章。 ㊇隔闊，相隔不見也。 ㊈六尺爲步，半步爲武，言其近也。 ㊉規，圖謀也。 ⑪不遺，猶不棄。比，頻也。況，與「貺」通，雅況，指琳與書也。 ⑫該，博通之意。典籍，猶經籍。 ⑬忖，思度也。 ⑭篤，重也；義篤其言，謂關於義之是非，不得不重其言而剖明答覆之。 ⑮志用，用世之志。 ⑯行役，卽指被使於張超事。 ⑰傾蓋，行道相遇，並車對語，互相歡洽，兩蓋相切而下傾也；此指爲袁紹契重事。 ⑱主人，指袁紹，以曾寓於紹故。 ⑲搦，音虐(ㄬㄧㄛ)，捉也。 ⑳無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 ㉑郡將，指張超。 ㉒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而不責人。 ㉓抗，力持之意。季札，春秋時吳王壽夢少子，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受，後諸兄以次立，欲終使季札卽王位，季札卒逃讓焉；洪言抗季札之志，謂讓而不拒也。 ㉔張景明，名導。喢，同「歃」；喢血，謂盟者以牲畜之血塗口旁也。韓牧，冀州牧韓馥，袁紹避董卓之禍，自洛陽出奔冀州，使景明等說馥，讓冀州於紹。拜章獲爵爲紹所殺事未詳。 ㉕呂奉先，呂布也。布討殺董卓，爲卓部將所敗，出奔於紹，紹與共擊破張燕兵，布從紹求益兵，紹患忌之，布覺，求去，紹恐其爲己害，夜遣甲士往掩殺之，布先出帳，甲士不知，

夜半，起入亂斫布沐被。㉖公孫瓚列數紹罪，有枉害故虎牙將軍劉勳一事，疑劉子璜即勳。奉使奉帝命使紹也。踰時，久稽紹處也。虧除，猶滅除，滅除其罪也。其事未詳。㉗逵，逃亡也。不適敵國，言自本國出亡，不適與本國爲敵之國，紹不救張超，則與超爲敵，而超故洪之舊君，依君子逵不適敵國之義，洪固不可事紹也。㉘婚姻事未詳。㉙晏嬰，春秋時齊大夫，崔杼弒齊莊公，以戟拘嬰頸，劍承嬰心，刼使與盟，嬰曰：『刼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乃釋之。㉚崔杼既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㉛金城，言城之堅，若爲金鑄也。㉜國必有三年之畜，不然，則國非其國，語見禮王制。㉝築室反耕，春秋時事，楚圍宋，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洪言紹即立意圍攻，亦所不計也。㉞伯珪，公孫瓚字。馬首南向，言其舉兵南侵也。㉟張揚，字稚叔，在上黨以兵攻略諸縣，衆至數千。飛燕，即張燕，性慓悍，捷速過人，軍中稱爲飛燕，始爲盜常山，後聲勢盛大，衆至百萬，號曰黑山。旅力，衆力也。㊱言北鄙將有急難，股肱之臣，皆欲告歸自救。㊲曹輩，猶我曹。言如我曹之反戈相向者正多，當以爲鑒戒，退兵自防，不宜久頓吾城之下也。暴讀如『僕』。㊳黑山見前飛燕註。㊴董卓既誅，其部將作亂

長安，楊奉董承以獻帝還洛陽，中途招故白波賊帥韓暹等爲助，白波故黃巾餘黨，黃巾合從，疑們指此。㊵彭越，字仲，秦末，在鉅野澤中爲盜，項羽旣入關王諸侯東歸，越衆萬餘無所屬，高祖乃使賜越將軍印，令擊羽。鉅野，縣名，今屬山東濟寧道。綠林，山名，在湖北當陽縣，王莽篡前漢，新市王匡等初起兵，藏於此，光武舉事，招之與合。龍飛，喩帝王御極，易：『飛龍在天。』龍飛受命謂高祖。中興帝業，謂光武。㊶洪奉璽書與黑山從事未詳。㊷投命君親，謂爲君親致命。㊸董卓作亂，袁紹奔山東，於渤海起兵，爲諸義兵主盟，故洪稱紹爲盟主。策名，謂仕宦爲臣，名書所臣之策。長安，前漢所都，因泛稱帝都。洪意琳惟托身權奸，不若己之義存君父，勉守臣節也。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㊀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君無事空與㊁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㊂啟內廚㊃米三斗，請稍爲饘粥，㊄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

薄靡，偏班㈥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㈤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㈥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㈦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㈧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㈨』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㈩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

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㈠不軌，不出於軌度之外，謂叛逆也。㈡與，讀如預。㈢主簿，見申屠蟠傳註。內廚，洪署中之廚。厚曰饘，稀曰粥。㈣班，分與之也。㈤袁氏自紹高祖安至父逢凡四世，安爲司徒，安子敞爲司空，敞子湯爲太尉，逢卽湯子，亦爲司空，而逢弟隗爲太傅，故曰四世五公。紹，逢庶子，後逢兄成爲子。㈥扶翼，扶助翼戴。際會，時機之意。觖，猶冀也。非冀，非分之事。㈦戮力，幷力也。㈧叛國負義，爲天下罪人，故曰爲天下報仇。㈨空復爾爲，猶言空復如此何爲也。㈩司馬，見班超傳註。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㈠出於單微。㈡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㈢後爲都亭刺史佐，㈣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㈤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㈥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㈦考掠無實，㈧而後得出；及爲督郵，㈨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㈠潁川見黃憲傳註。許漢縣名，屬潁川郡，魏武帝以獻帝自洛陽遷都於許，即此地，文帝受漢禪，易名許昌，後廢，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㈡出於單微言累世不貴顯也。㈢常與『嘗』通。給事廝役爲廝役之事。㈣都亭刺史佐『刺史』應衍，都亭佐，亭長下之亭佐也。㈤太學見鄭玄傳註，㈥陽城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㈦逮繫追捕而拘囚之。㈧考掠考問笞掠也。無實不得實據。㈨督郵見馬援傳註。

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㊀尋轉功曹。㊁時中常侍㊂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㊃寔知非其人，懷檄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㊅不足以塵明德。㊆」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尙書，㊇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㊈傳舍，倫謂㊉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⑪畏憚强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

㊀秦漢時，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劾盜賊。 ㊁功曹，見臧洪傳註。 ㊂中常侍，秦置官，得入禁中，惟當以士人爲之，至後漢始以宦者充任。 ㊃郡守所出命曰教，文學掾，郡守屬官，一郡例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 ㊄檄，板書，謂板書高倫之教也。 ㊅從外署，從外白署，若不出於倫者；蓋功曹本主選署也。 ㊆塵，汙也，承宦者意旨以用吏，則受人訾議而汙明德矣。 ㊇尙書，見胡廣傳註。 ㊈輪氏，漢置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南。 ㊉謂與「爲」同。 ⑪故人，高倫自謂，漢人於門生故吏前，常

自稱故人。

司空黃瓊辟選理劇，㊀補聞喜㊁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㊂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㊃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㊄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㊅』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㊆』亦竟無訟者。以沛㊇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㊈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㊉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十一)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十二)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十三)感寔，故多所全宥。

㊀司空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胡廣傳註。辟見鄭玄傳註。理劇謂治理繁劇之才。㊁聞喜縣名，今屬山西河東道。㊂太丘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㊃司官主司之官，卽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舉非法，由州辟除，亦謂之州從事。行部巡行糾察各部也。㊄欲禁之者，

恐其訐告時波及縣長也。㈦豈有怨於人乎；猶豈尚有怨於人哉，言寔必無怨於人，不慮人之訟也。㈧沛；後漢國，今江蘇安徽河南三省中皆有地爲所管轄。㈨黨人見鄭玄傳『黨錮』註。㈩名人如寔，尙肯就獄，則衆知被捕亦無大害，不必皇皇逃避，以滋紛擾，皆有恃而無恐矣。(十一)靈帝；見鄭玄傳註。(十二)大將軍見鄭玄傳註。竇武；桓帝竇后之父，字游平。辟；見鄭玄傳註。掾屬；屬官。(十三)後漢黨禁凡二次：桓帝所禁爲第一次，見鄭玄傳註，竇武等上疏申理，始赦歸諸被捕者，而禁錮其終身；及靈帝建寧中，宦官等又因他事收捕前黨名人如李膺杜密范滂等死獄中者百餘人，是爲黨禁第二次，至呂彊奏請——見鄭玄傳註——其禁始解，參閱范滂傳註。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

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㈠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㈡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㈢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㈣棲遲㈤養老。中平㈥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㈦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諶最賢。㈧

㈠太尉司徒，見馬援傳『三府』註。楊賜，字伯獻。陳耽，字漢公。　㈡何進袁隗，皆見鄭玄傳註。敦，勸也。　㈢飾巾，以幅巾爲飾，不加冠冕，冠冕則登仕籍矣，參閱鄭玄傳幅巾註！　㈣懸車，懸其車示不再出，後之稱致仕者多引之。　㈤棲遲，謂游息也。　㈥中平，見申屠蟠傳註。　㈦衰麻，同『縗麻』，喪服，寔歿，不特家族持喪，名士亦多制衰麻，以執子孫禮。　㈧寔六子，紀孌洽諶休光。紀，見申屠蟠傳註，諶，字季方，亦有至德。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㈠父恢爲南海㈡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㈢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㈤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㈥馬援以薏苡興謗，㈦王陽以衣囊徼名，㈧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㈨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㈩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㈩㈠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㈠陳留見胡廣傳註。長垣，縣名，今屬直隸大名道。㈡南海，漢郡，在今廣東。㈢殺青簡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也。經書，尙書章句。㈣領，通『嶺』；五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㈤國家所疑，權戚所望，言官斯土者，國家常疑其重載而歸，權戚常覬覦之也。㈥兼兩，猶兼車，車有兩輪，

故稱兩。㈦薏苡興謗事，見馬援傳。王陽：前漢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皆甚鮮明，然不畜財，遷移轉徙，所載不過一囊之衣，人皆服其廉而怪其奢。徼音交（ㄐㄧㄠ），求也。㈨季子：吳季札，祐字季英，而又吳姓，故父以爲喻。㈩擔與「儋」通，一石爲石，再石爲儋；言人擔之也。⑪祐父恢爲太守，太守秩二千石。

後舉孝廉，㈠將行，郡中爲祖道，㈡祐越壇㈢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㈣以祐倨，請黜之，太守㈤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㈥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㈦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㈧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㈨遷膠東侯㈩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⑪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⑫知名東夏，⑬官至酒泉⑭太守。

㈠孝廉：見鄭玄傳註。㈡祖道：見馬援傳註。㈢壇：封土爲之，象山，置路側，以棘柏等爲道路神，設其上。雍丘：見臧洪傳註。黃眞：字夏甫。㈣功曹：見臧洪傳註。㈤太守：冷宏也。㈥新蔡：縣名，今屬河南

汝陽道。㈦公沙穆；公沙姓，穆名，字文乂。太學見鄭玄傳註。㈧賃舂爲米工也。㈨光祿四行；光祿勳卿歲以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四行科第諸郎從官，故名。㈩膠東今山東平度等縣地。侯功臣賈復之後，所食惟膠東一縣耳。(十一)濟北漢國，地在今山東。戴宏字元襄，濟北剛縣人。縣丞縣中丞官，令長之佐，後以爲官名。(十二)儒宗；儒者之宗師。(十三)東夏；東方也。(十四)酒泉見班超傳註。

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㈠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㈡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㈢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㈣男子毋丘長㈤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㈥背親逞㈦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㈧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

哀矜，㈨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㈩逮長妻，⑾妻到，解其桎梏，⑿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⒀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⒁而死。

㈠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謂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喻解之，不解，祐身往和之。㈡嗇夫；鄉官，見鄭玄傳鄉嗇夫註。㈢掾；見馬援傳註，祐以稱性也。觀過斯知仁矣；論語孔子之言。㈣安丘；縣名，今屬山東膠東道。㈤毋丘；讀如「貫丘」。㈥若；汝也；下兩「若」字同義。㈦逞；快也。㈧械；刑具之在手者。㈨明府；見臧洪傳註。矜；憐也。㈩移安丘；移文書於安丘也。⑾第二「妻」字一本無。⑿桎梏；拘罪人之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⒀齧；音臬（ㄋ一ㄝ），齒相切以斷物也。⒁投繯；以繩為繯，投首其中而自縊也。

祐在膠東九年，遷齊㈠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㈡及冀誣奏太尉李固，㈢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㈣在坐為冀章草，㈤祐因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㈥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㈦太守，少子愷，新息㈧令，鳳子馮，鮦陽侯㈨相；皆有名於世。

㈠齊，漢國名，在今山東。㈡大將軍，見鄭玄傳註。梁冀，見胡廣傳註。長史，見班超傳註。㈢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冀因李固與爭立帝事，——見胡廣傳註。——心銜之，旣免其官後，以有欲立淸河王蒜者，遂誣固與共謀，奏下獄，卒害之。㈣扶風，見馬援傳註。馬融，見鄭玄傳註。㈤章草，草章誣奏李固也。㈥河間，漢國，在今直隸。㈦樂浪，漢郡，在今朝鮮直隸境。㈧新息，見馬援傳註。㈨鮦，讀如『同』；鮦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新蔡縣東北。侯，光武陰后弟興之後，明帝所封也。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㈠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㈡時冀州㈢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㈣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㈠汝南見鄭玄傳註。征羌，漢國，屬汝南郡，光武以郡中之當鄉縣改封來歙。㈡孝廉見鄭玄傳註。光祿四行見吳祐傳。滂舉孝廉，爲光祿勳主事。㈢冀州見鄭玄傳註。㈣清詔，漢公卿府之屬員，承詔使各州郡以司案察。

遷光祿勳主事時，㈠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㈡郭林宗㈢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㈣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㈤也！』蕃乃謝焉。

㈠光祿勳，官名，秦爲光祿卿，漢改光祿勳，仍爲卿職。主事，掾屬，此屬光祿勳。滂爲光祿勳主事，在爲清

詔之前，本段乃追敘之文。㈡陳蕃見胡廣傳註。公儀，普通參見之儀節。不止之者，以普通屬員相待；不特加優禮也。版，所以署職官氏名，持以上謁者。㈢郭林宗見黃憲傳註。㈣公禮，普通之禮節。格，正也。㈤不優之議，不優容之譏議。

復爲太尉黃瓊所辟。㈠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㈡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㈢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㈣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㈤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㈥』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㈦

㈠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黃瓊，見陳寔傳註。辟，見鄭玄傳註。㈡三府，見馬援傳註。舉謠言，謂由掾屬臧否各州郡，述人民所疾苦，三公聽採之，而據以舉奏也。㈢猥，見馬援傳註。㈣叨，貪也。㈤會日，三府掾屬會於朝堂之日。㈥言臣惟壹心剗除姦惡，無故納人罪之私意也。㈦投劾去，投章自劾，棄官而去也。

太守宗資㊀先聞其名，請署功曹，㊁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㊂公族㊃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㊄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㊅零仰曰：『范滂清裁，㊆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㊇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

㊀太守見馬援傳註。宗資字叔都，時爲汝南太守。　㊁功曹見臧洪傳註。　㊂西平縣名，今屬河南汝陽道。頌，滂姊子，故曰外甥。　㊃公族王侯之同族。　㊄中常侍見陳寔傳註。　㊅書佐主文書之吏，零時爲功曹書佐。　㊆清裁清峻之丰裁。　㊇中人謂常人之資質。

後牢修誣言鉤黨，㊀滂坐繫黃門北寺獄，㊁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㊂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㊃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㊄乃請先就格，㊅遂與同郡袁

忠⑦爭受楚毒。桓帝⑧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⑨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推〕惟⑩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搆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⑪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⑫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脣齒，有不合者，見則⑬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⑭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⑮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⑯』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⑰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⑱同囚鄉人殷陶黃穆⑲亦免俱歸，並衞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爲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⑳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㉑竟無所言。

㈠鉤，引也；牢修誣言鉤黨事，見鄭玄傳註。㈡黃門北寺獄；後漢時所設，主鞫將相大臣，以其屬於少府黃門北寺，故名。㈢皋陶；堯舜時臣，爲獄官，漢故事，祀皋陶於廷尉。㈣帝；謂天也。㈤嬰，纒繞之意；嬰病；謂爲疾病所纒。㈥格；格榜牀也。㈦袁忠；字正甫，汝南汝陽人。㈧桓帝；見胡廣傳註。㈨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囊頭；以物蒙覆其頭也。㈩惟；思也。⑪探，試探；探湯；謂同惡如探沸湯，手必腐爛，喻不可近，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⑫善善貴能用，惡惡貴能去；同其清，用之也，同其汙，去之也。⑬見則；當作『則見』。⑭循；當作『修』，下同。⑮首陽山；見申屠蟠傳註。夷齊；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也，參閱申屠蟠傳註！ ⑰桎梏；見吳祐傳註。⑱南陽；見齊武王縯傳註。兩；車也，參閱吳祐傳『兼兩』註！ ⑲殷陶；字仲才。黃穆；字子敬。⑳尙書；見胡廣傳註。霍諝；字叔智，其理黨獄事，可參閱下賈彪傳！ ㉑叔向；姓羊舌，名肸，春秋時晉大夫，以禮讓爲國，弟虎得罪，叔向亦被囚，大夫祁奚方老，聞之，急出營救，既免，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自伐；自矜其功也。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㈠詔下急捕滂等；督郵㈡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㈢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

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㈣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㈤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㈥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㈦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㈠建寧，靈帝年號。建寧時之大誅黨人，即後漢第二次黨禁，中常侍侯覽家在山陽，殘暴百姓，督郵張儉舉劾之，儉鄉人朱並怨儉，上書告儉等爲黨，覽遂諷有司誣奏第一次所赦黨人李膺杜密及滂等皆在其內，於是刊章討捕；參閱陳寔傳註！ ㈡督郵，見馬援傳註。 ㈢傳舍，驛舍也。 ㈣仲博，滂弟。 ㈤龍舒，漢侯國，屬廬江郡，滂父顯，字叔矩，故龍舒侯相，故稱龍舒君也。 ㈥李杜，即李膺杜密。 ㈦滂語子之意，謂我未爲惡而遭戮，不如使汝爲惡，然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因爲善而喪生，又不忍使汝蹈覆轍也。

賈彪傳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㈠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㈡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㈢補新息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㈤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㈥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㈦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㈠潁川；見黃憲傳註。定陵；漢縣，屬潁川郡。　㈡荀爽；潁川潁陰人，見申屠蟠傳註。　㈢孝廉；見鄭玄傳註。　㈣新息；見馬援傳註。　㈤案發；案驗事發之處。　㈥面縛；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一說，面即背，背之不面向，面縛謂反背而縛之。自首；自白其所犯之事於官，不待人舉發也。　㈦僉；音倩（ㄘ一ㄢ），皆也。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㈠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㈡大禍不解。』乃入洛陽，㈢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㈣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㈤李膺㈥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

㈠延熹桓帝年號。元年當作九年，形近而訛也。黨事即第一次黨禁，見鄭玄傳及陳寔傳註。太尉見馬援傳『三府』註。陳蕃見胡廣傳註。李膺等既以黨事下獄，陳蕃上疏極諫，桓帝不納，以他事免蕃。㈡彪籍潁川，自潁川至洛陽爲西行。㈢洛陽見馬援傳註。㈣城門校尉漢官，掌京師——洛陽——城門，比二千石。竇武見陳寔傳註。尚書見鄭玄傳『尚書僕射』註及胡廣傳註。霍諝見范滂傳註。㈤桓帝見胡廣傳註。武等訟黨事，及桓帝赦黨人見陳寔傳註。㈥李膺字元禮，歷任河南尹司隸校尉，執法不撓，桓帝時，宦官誣以黨事，下獄遇赦，及靈帝大捕黨人，卒被殺害。

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㈠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㈡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㈢公孝以要君㈣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

㊀晊，音質（ㄓ）；岑晊，字公孝，有高才，南陽太守成瑨請爲功曹，宛──南陽郡治──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以賂遺中官得顯位，遂用勢縱橫，晊勸瑨收捕之，雖遇赦，竟誅殺汎，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中官使汎妻上書訟寃，桓帝大怒，徵瑨下獄死，晊逃亡。㊁望，怨望。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二語見左傳。相，視也。㊃要君，言以強力脅君，君，謂成瑨，即指勸捕張汎事也。

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㈠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㈡其剽㈢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㈣

㈠陳留見胡廣傳注。考城，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㈡黌學，卽學校，如鄉學縣學之類。㈢剽，音票（ㄆ一ㄠ），輕捷之意。㈣大化，猶大治。

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㈠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㈡柰何肆忿㈢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㈣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鴟梟㈤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㈥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㈦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㈧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㈨渙謝遣曰：『枳棘㈩非鸞鳳所棲，百里⑪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⑫飛名譽，皆主簿後耳。⑬』以一月奉⑭爲資，勉卒景行。⑮

㈠落，居也，如今人所稱院落。　㈡投老，至於老時也。　㈢肆忿，逞其忿心也。　㈣人倫，倫常之道，如節孝信義等。　㈤鴟梟，卽鵄梟。　㈥河內見鄭玄傳注。王渙一作王奐，字子昌，又作子炳。　㈦署，置也，置，立也。主簿見申屠蟠傳注。　㈧左傳：『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渙爲政尚猛，聞覽不治惡，心非之，故爲是言。　㈨鸞鳳爲瑞鳥，有聖人出始見，鷹鸇不若鸞鳳，猶言尙刑不如尙德也。　㈩枳棘，小樹。　⑪百里謂小邑，因稱一縣。　⑫太學見鄭玄傳注。太學生之袍服，前後襬皆長，故曰長裾。　⑬皆主簿後，言今在太學之曳長裾而有聲譽者，皆不及主簿也。　⑭奉與『俸』同。　⑮勉，勗勉。卒，終也，勿中怠也。景行，高明之德行。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㈠有高名，與覽比宇，㈡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㈢林宗因與融齎刺㈣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

㈠諸生見胡廣傳注。符融字偉明，亦陳留人。㈡近鄰爲比比宇言所居相近也。㈢郭林宗見黃憲傳注。㈣齎音咨（ㄗ），持以與人也。刺署姓名之柬。

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㈠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㈡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㈠宴居，閒暇無事之時。㈡方正，見鄭玄傳注。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㈠一名氾。少遊太學，㈡爲諸生，㈢與汝南㈣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㈤焉。』乃共尅期日。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㈦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㈧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㈨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㈩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十一)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十二)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十三)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十四)其情，許之。式便服朋

友之服(十五)投(十六)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十七)既至壙，(十八)將窆，(十九)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二十)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二一)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

(一)山陽漢郡，屬兗州。金鄉縣名，今屬山東濟寧道。(二)太學見鄭玄傳注。諸生見胡廣傳注。(四)汝南見鄭玄傳注。(五)孺子指元伯之子，謂見其子也。(六)尅必也。尅期日嚴定日期。(七)相信之審深信之意。(八)乖背也。(九)醞音慍(ㄩㄣ)釀酒也。(十)功曹見臧洪傳注。(十一)郅音質(ㄓ)；郅君章名惲，殷子徵名燀，二人與元伯皆汝南人，故曰同郡。(十二)玄冕禮冠。屣履見鄭玄傳注。(十三)悅然不眞切貌。(十四)重違不便違逆也。(十五)朋友之服無服之服也，臨喪稍綴凶飾，以表哀意事畢則已。(十六)投適也。(十七)引引布，古謂之紼，所以挽柩車前進者，車行，引布前導，故稱發引。(十八)壙墓穴。(十九)窆音扁(ㄅ一ㄢ)下棺也。(二十)望心有所戀，不肯遽捨之意。(二一)紼引棺索。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㊀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㊁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㊂愴然㊃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㊄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㊅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㊆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

㊀長沙，秦置郡，地包今湖南省。㊁素，白絹。㊂瘞，音翳（一），謂所埋也。㊃愴然，傷感貌。㊄臨湘，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縣南。㊅委，棄置也。素書，卽前平子所遺委書哭別，意告平子已依言措辦也。㊆漢制，郡國每歲遣吏如京師進會計簿籍，謂之上計。

舉州茂才，㊀四遷荊州刺史。㊁友人南陽㊂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㊃式行部㊄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㊅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

帝學，㈦吾蒙國恩，致位牧伯，㈧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矦嬴長守於賤業，㈨晨門肆志於抱關，㈩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㈠茂才，科目名，見鄭玄傳注。㈡荆州，漢置州，今湖北湖南皆有地屬之，三國之吳，以治南郡，後遂專以其地爲荆州，明清爲府，今廢。刺史，見臧洪傳注。㈢南陽，見齊武王縯傳注。㈣新野縣，見齊武王縯傳注。阿里，里名。街卒，司掃除道路等事者。㈤行部，見陳寔傳注。㈥導騎，導引之騎。㈦長褓，見仇覽傳注。帝學，即太學。㈧牧伯，州之長官也。㈨矦嬴，戰國時人，爲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無忌聞其賢，往厚遺之，嬴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㈩晨門，孔子弟子仲由所遇之隱者，其名不傳，見世亂，不求顯達，惟掌晨啓門之晨門職，故名曰晨門。肆志，謂得行其志。抱關，守門也。㈪孔子因在中國不能行道，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古時東方之九種夷狄也。⑫勑縣代嵩；勑令新野縣長別以人代嵩之職也。⑬南海；見吳祐傳注。

式後遷廬江㊀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㊀廬江；漢郡，當時屬揚州，在今安徽。

范冉傳

范冉，㈠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㈡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㈢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㈣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㈤歷年乃還。㈥

㈠冉，他書多作「丹」。㈡陳留，見胡廣傳注。外黃，見胡廣傳注。㈢督郵，見馬援傳注。㈣南陽，見齊武王縯傳注。樊英，字季齊，南陽人，習易明經。㈤三輔，見馬援傳注。馬融，見鄭玄傳注。㈥冉遊學南陽三輔等地，十三年乃歸，至家人不識。

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㈠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㈡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㈢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㈣奐後爲考城令，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㈥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㈦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㈧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

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㊈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㊀激詭，違俗立異之意。㊁梁伯鸞名鴻，後漢初年時人，尚節介，博覽無所不通，隱居不仕。閔仲叔名貢，世稱節士，建武中，被辟，以不見用，投劾去。㊂漢中，秦置郡，當時地域，今陝西湖北皆有地屬之。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見吳祐傳注；但本傳之李固，實別爲一人，亦字子堅，而非漢中籍，作者以冉遺令所引，其姓字皆與太尉李固同，——見下——未加深察，遂逕舉太尉之漢中李固以實之耳。河內王奐，見仇覽傳。㊃賈偉節，即賈彪，前有傳。郭林宗，見黃憲傳注。㊄浚令考城，見仇覽傳。㊅漢陽，後漢郡，地在今甘肅，郡治冀，故城在今伏羌縣南。㊆壇，見吳祐傳注。㊇契音慊（ㄑ一ㄝ）；契闊，疏隔之意。㊈違，離也。

桓帝㊀時，以冉爲萊蕪㊁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㊂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㊃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㊄因遁身逃命於梁沛㊅之間，徒行敝服，

賣卜於市。(七)遭黨人禁錮，(八)遂推鹿車，(九)載妻子，捃拾(十)自資，或寓息客廬，(十一)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十二)及黨禁解，(十三)爲三府(十四)所辟，乃應司空(十五)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十六)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十七)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一)桓帝，見胡廣傳注。(二)萊蕪，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淄川縣東南，今山東萊蕪縣，則唐所置，爲漢嬴縣，非漢故萊蕪地也。(三)辟，見鄭玄傳注。太尉，見馬援傳「三府」注。(四)韋，皮革之製成而柔韌者，戰國時，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緩。(五)侍御史，官名，秩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六)梁沛，皆地名，梁在今河南，沛在今江蘇。(七)冉因屢空，又不治生，以卜筮之術，可由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賣卜於市，爲人所覺，輒去。(八)禁錮黨人事見鄭玄傳注及陳寔傳注。(九)鹿車，窄小之車。(十)捃音君(ㄐㄩㄣ)，去聲，亦拾也。捃拾謂拾取遺棄之穀粒。(十一)客廬，野廬也，制殊單陋，冉寓宿於此，不於亭室，言其刻苦也。(十二)釜中生魚言其久不作炊，水在釜中，可生魚也。(十三)解黨禁事見鄭玄傳注。(十四)三

府見馬援傳注。(十五)司空參閱馬援傳「三府」注！(十六)黃巾見鄭玄傳注。(十七)宥罪曰原。

中平㈠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㈢穿畢便埋，其明堂㈣之奠，干㈤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㈥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㈦今皆不在，㈧制㈨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遺令史㈩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十一)累行(十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十三)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十四)

㈠中平見臧洪傳注。㈡匡，救正也。㈢穿，鑿土也。㈣明堂，神明之堂，謂壙中也。㈤干與「乾」通。㈥聚土曰封，故冢謂之封，隱謂人立可隱肘也。㈦李子堅王子炳見上。㈧不在，不在此也。㈨制，裁斷也。㈩令史，官名，此處則三府屬官也。(十一)大將軍及何進，皆見鄭玄傳注。陳留太守姓淳于。(十二)累行，積集其事行。(十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克曰節。(十四)立碑表墓，爲文刊碑立墓前以

表彰其人也。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㊀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㊁後齊國㊂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㊄給牀褥，太官㊅期夕進膳。司徒侯霸㊆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㊇欲卽詣造，迫於典司，㊈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㊉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⑪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⑫』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⑬子陵！不可相助爲理⑭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⑮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㊀會稽，秦置郡，今江蘇浙江皆有地屬之，治今江蘇吳縣。餘姚，縣名，今屬浙江會稽道。㊁物色訪之，謂以形貌求之也。後因稱察訪人物為物色。㊂齊國，見齊武王縯傳『齊』注。㊃安車，見鄭玄傳注。㊄玄纁，皆幣也。色有玄有纁，纁三入而成，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㊄北軍，舍，待詔上書人所止。㊅太官，漢置官，屬少府，掌飲御食。㊆司徒，見馬援傳『三府』注。侯霸，字君房。㊇區區，寸心之意。㊈迫，忙迫。典司，職守也。㊉古無紙，文字書於小木簡，謂之札。⑪鼎有三足，故稱三公為鼎足。⑫懷仁輔義，以仁為念，以義為助也。要，同『腰』。領，頸項之總名。要領絕，身首分裂，謂不保其生命也。光武於大臣少容忍，其時公相率多阿順之徒，光為此言，所以開廣帝心，勉勵臣節也。⑬咄咄，嗟歎聲。⑭理，猶治也。⑮唐堯，古聖帝，陶唐氏，名堯，號放勳。巢父，當時隱者，參閱申屠蟠傳『巢棲』注。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不受，洗耳於河，巢父見而問得其故，乃曰：『吾欲飲牛，毋汚牛口！』牽牛至上流而飲之。此直言巢父洗耳，蓋借用許由事也。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㊀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㊁帝

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㊂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㊃

㊀仰而倒曰偃。㊁太史曆官之長，掌天文占候。客星，星之不習見而忽現者。御座，帝座星也。㊂諫議大夫，官名，掌議論，秩六百石。㊃富春山在浙江桐廬縣西，前臨富春江；江側有灘，卽名嚴陵瀨。

建武㊀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㊀建武，見齊武王縯傳注。

樂羊子妻

河南㊀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㊁，廉者不受嗟來之食㊂，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㊃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㊄，以就懿德㊅，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㊀河南，漢郡，爲舊河南府及鄭州汝州地。㊁盜泉，在山東泗水縣東北；孔子過之，惡其名，雖渴不飲。㊂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旋一餓者來，黔敖奉食招之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曰：『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黔敖從而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見禮檀弓。㊃稽，延留之意也。

㊄亡，無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孔子語。㊅就，成就。懿德，美德也。

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縑帛，㊀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㊀縑，重絹而色微黃者。帛，繒也，絲織物。

董祀妻

陳留㊀董祀妻者，同郡蔡邕㊁之女也，名琰，㊂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㊃衞仲道，夫亡，無子，歸寧㊄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㊅；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㊆素與邕善，痛其無嗣，㊇乃遣使者㊈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㊀陳留；見胡廣傳注。㊁邕，音雍（ㄩㄥ）；蔡邕，陳留圉人，見胡廣傳及申屠蟠傳注。㊂琰，音炎（一ㄢ）。㊃河東；秦置郡，地在今山西。㊄女子既嫁而歸曰歸寧。㊅興平；獻帝年號，惟案下文姬詩詞，董卓逼主，遣將四出侵掠，均係獻帝初元初平年間事，而文姬沒於匈奴，亦當在靈帝崩後匈奴寇略河內諸郡時，故興平恐係初平之誤也。胡騎；疑指卓部下侵掠之兵，蓋文姬歸寧，未及抵家，中途被掠於卓騎，旋又流落匈奴也，玩詩詞，情事當若此。南匈奴；參閱馬援傳匈奴注。左賢王；匈奴貴族封號，其儲副常爲此稱。㊆曹操；見鄭玄傳注。㊇無嗣；謂邕後人無能傳其業也，邕固有子孫焉。㊈使

者名周近。

祀為屯田都尉，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㊁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㊂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㊃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㊄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㊅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㊀屯田都尉，都尉官之掌屯田事者。㊁不乘車者謂之徒行，此處蓋徒跣，謂不履襪，故下有賜履襪之事。㊂虎士，猶勇士。㊃原，見范冉傳注。㊄墳籍，古書籍也。㊅禮『男女不親授。』

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一)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二)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三)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四)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五)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六)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七)無孑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八)迥(九)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十)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十一)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十二)杖，毒痛參并下。(十三)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十四)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十五)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十六)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十七)恍惚生狂癡，(十八)號泣

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㊈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㊉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⑪怛咤糜肝肺，⑫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⑬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⑭爲復彊視息，⑮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⑯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㊀董卓見鄭玄傳注。天常天之常道，倫常也。㊁害賢良指卓殺周珌伍瓊等。㊂擁主遷舊邦，謂卓挾獻帝遷漢都舊長安也，參閱鄭玄傳「董卓」注！㊃董卓擅權，袁紹韓馥孔伷張邈等同時舉兵討卓，參閱臧洪傳！㊄平土中土平原之地。㊅獵野言劫掠四野，如田獵也。㊆截「截」本字。㊇入關，入函谷關遷長安也。㊈迥，寥遠也。㊉略與「掠」同。卓遷都之前，遣將四出虜掠。⑪亭，蓋「事」之誤，事與「剚」同。⑫棰音槌（ㄔㄨㄟˊ），杖擊也。⑬參并下參互交并而下也。⑭處所猶所在。

(十五)邂逅無意之間。徼即儌,儌倖。時是也。願願望。(十六)天屬謂關於天性之親,人遇窮禍患害,一切皆所不顧,惟不肯遺棄骨肉至親,以其爲天然之聯屬也,是謂天屬。綴音贅(ㄓㄨㄟ),連也。(十七)五內五藏也。(十八)五藏有病,則人恍惚,恍惚則愚癡矣。(十九)遄速也。征行也。行遠爲邁。(二十)中外猶中表。(二一)煢,音窮(ㄑㄩㄥ)煢煢單獨貌。景同「影」。(二二)怛,音搭(ㄉㄚ),咤同「詫」恥亞(ㄔㄚ)切;怛咤悲慘驚怪之意。糜碎也。(二三)奄忽也。(二四)寬大寬慰之令勿拘執也。(二五)視息目視鼻息也。(二六)新人指董祀。

其二章曰:

嗟薄祜(一)兮遭世患,宗族殄(二)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三)眷(四)東顧兮但悲歎,冥(五)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六)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七)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八)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九)歲聿(十)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十一)不能寐兮起屏營,(十二)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十三)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

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十四)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走煢煢，頓(十五)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一)薄祐，當作薄祜，薄福也。　(二)殄音田（ㄊㄧㄢ）上聲，絕滅之意。　(三)眇同「渺」，遠貌。曼曼，長也。　(四)眷，回視也。　(五)冥，平聲，夜也。　(六)眥，目匡也。　(七)彼方指北方之匈奴。北方近陰遠陽，故曰遠陽精。　(八)壅，塞也。冥冥，暗不明貌。　(九)兜離，卽侏離，蠻語聲不分明貌。窈，深目。停同「亭」，聳立貌。　(十)聿，發語辭，惟也。　(十一)扃，閉意。　(十二)屏營，彷徨之意。　(十三)北方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胡笳。　(十四)匈與「胸」同。憤盈，氣不舒貌。　(十五)頓，顚困僵仆之意。

光武帝紀

讀者未讀本篇之前，編者先要交代幾句話：

這篇光武帝紀，依後漢書順序，本應列在第一篇，因爲當初選輯本書時，主張選文不删節，而帝紀都是記帳式，不能整篇的選入，因此把他割棄了；等到選定的文章，已經排完，覺得這篇光武帝紀，實在有入選的必要，就是打破不删節的主張也說不得，纔重新補選出來；可是排成的文字，頁碼都已定好，更動爲難，這篇首列的文章，只好捺做末尾一篇。但是編者很希望讀者諸君，不爲排列的形式拘住，仍舊先讀本篇，再讀他篇！

帝紀在史書中，本自成一格，本篇選這篇光武帝紀，也和選輯他篇的體例不同：（一）分段悉照原書，以年爲主；但遇不連屬的事實，中間都空一格，以醒眉目。（二）刪節處都用……的符號標明，文字中之刪節，符號夾在中間，篇段中之刪節，符號獨列一行。（三）除刪節外，所選的文字，有四個主要點：（甲）創業；（乙）削平羣雄；（丙）改革制度；（丁）外夷歸服。

世祖光武皇帝，㊀諱秀，字文叔，㊁南陽蔡陽人，㊂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㊃發生舂陵節侯買，㊄買生鬱林太守外，㊅外生鉅鹿都尉回，㊆回生南頓令欽，㊇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㊈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㊉性勤於稼穡；(十一)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

田業，比之高祖兄仲。[12]王莽天鳳[13]中，乃之長安，受尚書，[14]畧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15]起；地皇[16]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17]因賣穀於宛。[18]宛人李通[19]等以圖讖，[20]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21]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22]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于張。[23]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24]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25]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26]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收〕牧西擊長聚。[27]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28]乃得馬。進屠唐子鄉，[29]又殺湖陽尉。[30]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31]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32]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33]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漢室，故廟號世祖。光武；世祖謚，義見齊武王縯傳註。㊁光武字文叔，見齊武王縯傳註。㊂南陽；見齊武王縯傳註。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西南。㊃謂出自景帝所生子長沙定王發也。景帝；前漢文帝之子，名啓。長沙；秦置郡，漢爲國，地域包今湖南全省，及明置長沙府，僅湘江下游地耳。定；發之謚也。㊄舂陵；見齊武王縯傳註。節；買之謚也。㊅鬱林；漢郡，郡故城在今廣西桂平縣東。太守；見馬援傳註。㊆鉅鹿；秦置郡，今直隸平鄉鉅鹿隆平等縣地。都尉；見胡廣傳註。㊇南頓；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令；秦官，萬戶以上者之稱，秩千石至六百石。㊈良；字次伯，封於趙，爲趙孝王。㊉隆；高也。鼻頭爲準。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⑪種曰稼，斂曰穡。⑫仲；高祖兄喜，封郃陽候，能爲產業。⑬王莽篡漢，先以建國爲年號，凡五年，改元天鳳。⑭漢都長安，其時受學者皆赴京師。⑮鋒；古與『蜂』通。⑯莽天鳳六年，次年改元地皇。⑰伯升賓客刼人，光武避吏於新野鄧晨家。新野；見齊武王縯傳註。⑱宛；見齊武王縯傳註。時南陽旱饑，光武田獨得收穫。⑲李通；見齊武王縯傳註。⑳讖，音疢（ㄔㄣ）；圖讖；占驗之書。㉑輕客；剽輕之客、較俠客爲下。㉒軼；見齊武王縯傳註。㉓孛；星名，彗屬，張；南方宿，爲周地，孛於張；其星東南行，乃楚地，象楚

地將有兵亂，後一年，光武攻南陽，斬王莽將甄阜梁丘賜，殺士衆數萬，旋都周地洛陽，蓋除穢布新之象也。⑭舂陵，見齊武王縯傳註。⑮絳衣大冠，將軍服也。⑯光武在家，愼重畏事，故稱爲謹厚者。⑰新市平林相接界，王鳳爲新市人，陳牧爲平林人，皆聚衆起兵，伯升誘致之，參閱齊武王縯傳及註！長聚，聚名，參閱齊武王縯傳註！⑱尉，見齊武王縯傳註。⑲唐子鄉，見齊武王縯傳註。⑳湖陽，見齊武王縯傳註。㉑恚音委（ㄨㄟ），怨怒也。㉒棘陽，見齊武王縯傳註。㉓前隊大夫屬正，小長安，皆見齊武王縯傳註。

更始㈠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㈡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㈢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㈣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㈤光武爲太常偏將軍。㈥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㈦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㈧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㈨王邑將兵百萬，其甲

士⑩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⑪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⑫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為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⑬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⑭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⑮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⑯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⑰廷尉大將軍王常⑱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

軍[19]宗佻五威將軍李軼[20]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瑶[21]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22]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23]今將百萬之衆，遇[24]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25]十餘丈，瞰[26]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27]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輣橦城，[28]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29]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30]吏士皆厭[31]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

數百千級，[32]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墯[33]其書；尋邑得之，不憙。[34]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35]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36]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37]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38]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39]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40]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41]　會伯升爲更始所害，[42]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43]司徒官屬[44]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45]封武信侯。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46]　更始將北都洛陽，[47]以光武行司隸校尉，[48]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49]僚屬，作文移，[50]從事司察，一如舊章。[51]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52]見

諸將過，皆冠幘，㉝而服婦人衣，諸于繡𧝝，㉞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㉟』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㊱十月，持節㊲北度河，鎭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㊳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㊴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㊵喜悅，爭持牛酒迎勞。　進至邯鄲，㊶故趙繆王子林㊷說光武曰：『赤眉㊸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眞定。㊹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㊺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㈠光武等起兵，劉聖公亦與焉，號更始將軍。及爲天子，因以更始爲年號。　㈡泚水，見齊武王縯傳泚水註。　㈢納言、嚴尤、秩宗、淯陽，皆見齊武王縯傳註；淯陽，縯傳作育陽。　㈣劉聖公，見齊武王縯傳註。　㈤大司徒，見齊武王縯傳註。　㈥太常，見馬援傳九卿註，秦名奉常，景帝更名。偏將軍，將軍之一種。　㈦徇，略取也。昆陽，漢縣，即今河南葉縣治。定陵，見賈彪傳註。郾，即今河南郾城縣。　㈧時伯升方圍

宛。 ㊈大司空，見齊武王縯傳大司徒註。 ㊉甲士，各州郡所選之精兵。 ⑪潁川，見陳寔傳註。 ⑫舂陵侯，光武季父敞也。其家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於尤。 ⑬輜，車名，義爲廁，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 ⑭壘尉，主軍壁事之官。 ⑮徼音妖（一幺）要遮也。陽關，聚名，夾潁水相對，當在今河南禹縣西北。 ⑯候騎，在外邏候之騎卒也。 ⑰王鳳自新市起兵，更始立，以爲成國上公。 ⑱廷尉大將軍，大將軍而冠以廷尉之號也。王常，見齊武王縯傳註。常之廷尉大將軍，亦更始所封。 ⑲驃騎大將軍，前漢武帝置，霍去病始爲之。 ⑳五威將軍，王莽置，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更始以封李軼。 ㉑珤，古『寶』字。 ㉒假號者，謂更始爲天子也。在宛，言在宛下，時宛城未拔，非謂卽在宛城也。 ㉓虎牙將軍，將軍之以虎牙名者，言其猛銳如虎之牙也，邑嘗以此仕莽。翟義字文仲，前漢丞相翟方進之子，爲東郡太守，王莽攝政，義擧兵討之，莽使邑擊破義，義亡，自殺，以不能生得義，爲莽所責。 ㉔遇，或作『過』。 ㉕雲車，卽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窺敵軍，所謂雲梯也。 ㉖瞰音坎（ㄎㄢ），去聲，俯視也。 ㉗鉦，似鈴，古時軍行以節步伐者。 ㉘衝，陷陣車。輣音彭（ㄆㄥ），樓車。橦音撞（ㄔㄨㄤ），突擊之義。 ㉙負戶而汲，汲時負戶，所以避弩矢也。

㉚此主所墜隕處覆軍殺將，流血千里。㉛厭，同『壓』。㉜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㉝墯，同『墮』。㉞憙，與『喜』通。㉟敢死者，敢前死鬬之人。㊱中堅，最尊軍將所居之處，以其常以堅銳自輔，故稱。㊲尋邑輕漢兵，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毋動，獨迎漢兵，不利，他軍不敢擅救，漢兵遂乘勝殺尋。㊳殪，仆也。㊴滍，音雉（ㄓ）；滍川今稱沙河，在河南汝州，源出魯山縣西吳大嶺，東南經昆陽北，又東與汝水會。㊵數過於萬，故以萬爲數。㊶潁陽，秦置縣，晉廢，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㊷更始害伯升事，詳見齊武王縯傳。㊸父城，漢縣，故城今河南寶豐縣東。伯升見害，光武心不自安，故往謝。時更始已進都宛，故詣宛。㊹司徒官屬，卽伯升官屬。㊺破虜大將軍，大將軍之加破虜名號者。㊻三輔，見馬援傳註。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攻莽，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宛。㊼洛陽，見馬援傳註。㊽司隸校尉，察河內河南河東京兆馮翊扶風弘農七郡，秩比二千石參閱馬援傳註！㊾致，或作『置』，疑古字通。㊿移，箋表之類。(51)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52)東至洛陽迎侍也。(53)幘，古卑賤不冠者之所服。(54)諸于，大掖衣，如婦人之袿—俗讀如『卦』。—衣袿，婦人上服名也。䮕，音屈（ㄑㄩ）；繡䮕，如半臂，俗謂之

披襖，小者曰背子。蓋諸將服諸于，上加繡裾也。㊄㊄漢官威儀：漢家官府之儀體。(五六)大司馬見齊武王縯傳「大司徒」註。(五七)節，見胡廣傳註。(五八)二千石，謂郡守也，長吏，謂縣令縣長及丞尉也。三老，鄉官也，每鄉一人。佐史，刺史下之從事史假佐及縣置諸曹史等。(五九)州牧，卽刺史。刺史行郡國，省察政教，黜陟能否，斷理冤獄。(六十)人，本作「民」，唐避太宗諱改；—唐太宗名世民。—下多同。(六一)邯鄲，縣名，今屬直隸大名道。(六二)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坐殺人罪，故予以醜謚曰繆。—讀如「謬」。林，或作「臨」。(六三)赤眉，見齊武王縯傳註。(六四)眞定，漢縣，屬眞定國，後改正定，以至於今，屬直隸保定道。(六五)前漢時，曾有人自稱成帝下妻子子輿，遮訴立國將軍孫建車前，至是林爲號召計，故詐稱王郎爲子輿。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一)王郎移檄(二)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三)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四)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五)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六)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

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七)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八)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九)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十)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十一)王莽和〔戎〕成卒正邳彤(十二)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十三)宋子人耿純(十四)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十五)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十六)拔盧奴，(十七)所過發奔命兵，(十八)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房子，(十九)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二十)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二一)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

㉒會上谷太守耿況，㉓漁陽太守彭寵，㉔各遣其將吳漢寇恂㉕等將突騎㉖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㉗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㉘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㉙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㉚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㉛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㉜自安。』更始遣侍御史㉝持節立光武爲蕭㉞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㉟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

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㊱公孫述稱王巴蜀，㊲李憲自立爲淮南王，㊳秦豐自號楚黎王，㊴張步起琅邪，㊵董憲起東海，㊶延岑起漢中，㊷田戎起夷陵，㊸竝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㊹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㊺秋，光武擊銅馬於鄡，㊻吳漢將突

騎來會淸陽；[四七]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四八]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四九]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五十]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五一]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萬餘衆在射犬，[五二]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五三]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五四]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五五]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五六]舞陰[五七]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五八]守孟津[五九]以拒之。

(一)薊，漢爲縣名，屬涿郡，地在今京兆。(二)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三)廣陽，漢郡，又改爲國，今爲京兆所轄地。王名嘉，武帝五世孫。(四)趣，讀如『促』，急也。(五)饒陽，縣名，今屬直隸保定道。(六)傳舍，客館也。(七)呼沱河，亦作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泰戲山，入直隸，經深澤縣東南，其地

卽光武度處。⑧下博；在博水下，故稱，參閱齊武王縯傳註一。⑨信都郡；有今直隸舊冀州深州景州等地，郡治故城在今冀縣治東北。長安，漢都，爲長安守；猶言爲漢守也，時諸郡國皆降郎，獨信都太守任光以精兵四千拒守。⑩任光；字伯卿，爲中興功臣之一。⑪光武旣入信都，以兵力虛弱，欲南就他兵，任光以爲不可，說發旁縣奔命略取他地，如有不服，恣其虜掠，光武從之，因擊下諸城。堂陽；貰縣；皆漢縣，屬鉅鹿郡。⑫和戎；郡名，王莽分鉅鹿郡爲之，居下曲陽。卒正；莽所置官，職如太守。邳彤；字偉君，亦中興功臣之一。⑬昌城；漢縣，屬信都。劉植；字伯先，中興功臣之一。⑭宋子；漢縣，屬鉅鹿。耿純；字伯山，亦中興功臣之一。⑮下曲陽；漢縣，北齊廢，故城在今直隸晉縣，因其時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稱『下』。—上曲陽至唐去『上』，今直隸保定道屬之曲陽縣，卽其地也。⑯中山；漢國，今直隸津海道西部之地，與戰國時之中山國有別。⑰盧奴；漢縣，卽其時中山國治，今爲直隸定縣治。⑱漢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則權取其驍勇者聞命奔赴，謂之奔命兵，參閱後建武七年中註一。⑲新市；漢縣，屬鉅鹿郡。元氏；縣名，今屬直隸保定道。房子；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高邑縣。⑳柏人；漢縣，今直隸唐山縣西有柏人故城。㉑朱浮；字叔元。鄧禹；字仲華，中興功臣之一。㉒時攻柏人不下，議者

謂與其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行，拔廣阿，廣阿爲漢縣，其時卽屬鉅鹿，故城在今直隸隆平縣東。(三)上谷見馬援傳註。耿況中興功臣耿弇之父，字俠游。(四)漁陽秦郡，統今京兆東部。彭寵字伯通。(五)吳漢字子顏，彭寵所遣，寇恂字子翼，耿況所遣，二人後皆爲中興名將。(六)突騎能衝突軍陳之銳兵；漁陽上谷之突騎，當時甚有名。(七)尚書僕射見鄭玄傳註。謝躬字子張，南陽人。(八)䜌與「欒」同；南䜌漢縣，故城在柏人縣東北，卽今直隸鉅鹿縣。(九)光武圍鉅鹿不下，耿純說光武，不如以大兵逕攻邯鄲，王郎破，鉅鹿不攻自下，光武然之，遂留別將守鉅鹿，自引兵進攻邯鄲，郎數出戰，不利，而郎果亡滅。(二十)旣誅王郎，河北乃定，光武始有土，故書日。(二一)交關交結關通也。(二二)反側子心意未安之人。(二三)侍御史名黃黨。(二四)蕭秦縣，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明時徙今治。(二五)行在所見馬援傳註。時更始已自洛陽徙都長安，光武旣平河北，威名日盛，更始忌之，故立爲王，令罷兵歸京。(二六)梁梁郡，見齊武王縯傳註。劉永前漢文帝子梁孝王八世孫；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擅專也。睢陽秦縣，屬梁郡，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二七)公孫述見馬援傳註。蜀有巴郡，故總稱巴蜀。(二八)李憲潁川許昌人，王莽以爲偏將軍盧江連率，莽敗，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

淮南；漢郡，地在今安徽。㊴秦豐；黎丘之鄉人。黎丘故城在今湖北宜城縣北，地在楚，故豐稱楚黎王。㊵張步；字文公，琅邪人。琅邪；秦郡，在今山東。㊶董憲；東海人。東海；漢郡，今江蘇山東皆有地屬之。㊷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與秦豐合，豐敗，降公孫述。漢中；秦郡，今陝西湖北皆有地屬之。㊸田戎；汝南人，始起亦合於秦豐，後亦降公孫述。夷陵；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西北下牢戍。㊹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強盛爲號。㊺苗曾之幽州牧，更始於光武定河北後所除，至是不聽吳漢徵調，漢將二十騎馳至，曾以其人少出迎，漢即揮兵收斬之，奪其軍，北州震駭，莫不受命，漢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㊻鄡；讀如『梟』，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東鹿縣。㊼清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清河縣西北。㊽鹵；與『虜』同。㊾館陶；縣名，今屬山東東臨道。㊿蒲陽；山名，在今直隸；或作滿陽。(51)投死；託以死也。(52)射犬；聚名，在今河南沁陽縣東北。(53)岑彭；字君然，中興功臣之一。鄴；漢縣，在今河南臨漳縣境。更始使謝躬將兵至河北，與光武共平王郎，其裨將恣行虜掠，不相稟承，光武忌之，然常以語慰安焉，故躬不疑，已而躬率兵數萬還屯於鄴，光武南擊青犢於射犬，語躬青犢賊破，尤來必驚走，乘勢擊之，必可成禽，及青犢破，尤來果北走，躬乃自將追之，反爲所敗，光武知

躬已離鄴，遂遣吳漢岑彭襲得其城，躬不知，率兵還爲漢等所擊殺。㉔函谷爲谷名，因谷以名關，故稱函谷關，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爲漢關，去秦之函谷關三百里。㉕六將，馮愔樊崇宗歆鄧尋耿訢左于也。西，西行自今山西進窺關中也。㉖朱鮪，參閱齊武王縯傳及註！㉗舞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泌陽縣。㉘馮異，字公孫，中興功臣之一。㉙孟津，津名，在今河南孟縣南，今曰河陽渡。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㊀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㊁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㊃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㊄接，光武自投高岸，㊅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卻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㊆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㊇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㊈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

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十)追戰于潞東(十一)及平谷，(十二)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十三)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十四)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十五)馬武(十六)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十七)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柰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十八)！』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十九)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二十)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

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卽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⑪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⑫ 自關中奉赤伏符⑬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⑭』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⑮ 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⑯ 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⑰ 禋于六宗，⑱ 望於羣神；⑲ 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⑳ 眷顧㉑ 降命，屬秀黎元，爲人㉒ 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㉓ 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㉔ 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卯金㉟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爲高邑。……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㊱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㊲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㊳偏將軍蓋延㊴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㊵中堅將軍杜茂㊶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㊷率衆降，封爲中山王。……　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㊸……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㊹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㊺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㊻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

辛卯，朱鮪舉城降。㊼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㊽遂定都焉。……

十二月，……赤眉殺更始。㊾

㊀平陵，漢縣，本前漢昭帝陵，因以爲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方望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而

孺子嬰本嗣立前漢平帝，爲王莽所廢，依統當立，故立爲天子。㊁李松，李通從弟，此時奉漢宗室以爲號召者，惟嬰得其正，而更始爲光武驅除之。㊂北平，漢縣，屬中山國，唐時易州永樂縣，卽其地。㊃順水，爲徐水之別名，流經北平縣北。㊄短兵，謂刀劍也。㊅岸高，不得上，自投於馬下。㊆范陽，漢縣，今直隸定興縣。㊇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㊈安次，漢縣，故城在今之京兆安次縣東北。㊉案耿弇傳，除吳漢外，爲弇及景丹蓋延朱祐邳肜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計十三將軍。⑪潞東，潞縣之東，潞，漢縣，屬漁陽郡。⑫平谷，縣名，今屬京兆。⑬討難將軍，將軍而有討難之名號者，蘇茂，陳留人，以此職仕更始。溫，縣名，今屬河南河北道。更始將朱鮪，時方以兵據洛陽，聞光武北擊尤來等賊，河內孤，遂遣蘇茂及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攻溫。⑭光武北征，以寇恂爲河內太守，留守以備朱鮪，溫既告警，恂卽勒兵馳往，而馮異兵及諸縣兵亦至，遂擊破蘇茂兵，追至洛陽，斬賈彊，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⑮更始誅孺子嬰，光武破滅尤來大搶等賊，寇恂敗洛陽兵，皆爲光武稱尊之張本。⑯馬武，字子張，中興功臣之一。⑰孫子，名武，春秋時吳王闔閭將，善用兵。⑱誰賊，言名號未定，人之向背不明，果宜以誰爲賊也。直騁曰馳，亂馳曰鶩。⑲兆人，猶兆民。塗炭，言若陷

泥墜火。⑳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縣。㉑鄗，音蒿(ㄏㄠ)，漢縣，在今直隸柏鄉縣。㉒彊華，潁川人。㉓赤伏符，讖文也。㉔四七二十八，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是爲四七之際，漢火德，故曰火爲主。㉕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有白魚躍入舟中，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㉖築土爲壇，除地爲場。秦法，十里一亭，南北爲阡，東西爲陌。㉗燔，音煩(ㄈㄢ)；燔燎，焚柴也，天高不可達，故以煙上通也。㉘禋，音因(ㄧㄣ)，潔祀也，精意以享也。六宗，神名，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也；安帝即位，改爲天地四方之宗。㉙望，祭名。山林川谷能興致雲雨者皆爲神，不可徧至，故望而祭之。㉚祇，音奇(ㄑㄧ)，地神也。㉛眷顧，猶嚮視。㉜人，即民也。㉝百辟，畿內諸侯也。㉞元元，謂黎庶也。㉟卯金，劉字也。㊱野王，漢縣，今河南沁陽縣。王梁，字君嚴，亦在中興功臣之列。光武即位，議選大司空，以赤伏符有云「王梁主衞作玄武」，野王，衞徙都，玄武爲水神名，司空爲水土官，故從縣令超拜之，居位僅八月而免。㊲景丹，字孫卿，中興功臣之一。㊳建威大將軍，大將軍之加建威名號者。㊴蓋延，字巨卿，中興功臣之一。㊵朱祐，字仲先，中興功臣之一；「祐」一作「祜」，又以避安帝諱，作「福」。建義大將軍，大將軍之加建義名號者。㊶中堅將軍，將軍之加中堅名號者。杜茂，字諸

公，中興功臣之一。㊷王莽號新室，言欲厭勝之，故號厭新將軍。㊸廷尉，秦官，聽獄必質於朝廷，與衆共之，尉平也，故稱。執金吾，前漢武帝改秦官中尉之名，吾禦也，掌執兵革以禦非常。賈復，字君文，中興功臣之一。揚化將軍，將軍之加揚化名號者。鐔，音覃（ㄊㄢ）；堅鐔，字子伋，中興功臣之一。十一將軍，祐，彭，復，鐔，王梁，萬修，劉植，侯進，馮異，祭遵，王霸也。㊹高陵，縣名，漢爲左馮翊治，今屬陝西關中道。㊺冗，散也。㊻淮陽，漢郡，郡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㊼吳漢等圍洛陽，數月不下，光武以岑彭嘗爲朱鮪校尉，使說降之，鮪以嘗與殺伯升之謀，——見齊武王縯傳。——初不敢，光武許赦其罪，乃降，後世以功名仕漢。㊽南宮，洛陽宮名，與北宮爲對待。却非殿，殿名。㊾更始奔高陵，赤眉下書令降，更始從之，旋被縊死。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㊀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

庚辰，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㊁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3]者，大鴻臚[4]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5]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6]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7]强幹弱枝，[8]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9]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10]』……　壬子，起高廟，[11]建社稷[12]於洛陽，立郊兆[13]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尙赤。[14]　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15]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16]……　三月，……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17]伐劉永。……　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18]子彊爲皇太子，[19]大赦天下，增郞[20]謁者從官秩各一等。……

……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21]大破五校於羛陽，[22]降之。……九月，壬戌，至自內黃。……　冬，十一月，……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　使太中大夫伏隆[23]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　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

沛㉔西。……

㈠九將軍，王梁朱祐杜茂賈復堅鐔王霸劉隆馬武陰識也，㈡愼罰，愼刑罰也，亦以勸善。㈢漢時，凡有功之臣，皆立籍記名，以示別於凡庶。㈣大鴻臚，掌諸王入朝，及封拜諸侯，參閱馬援傳九卿註—㈤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前漢武帝又置五經博士，掌以五經教子弟，參閱胡廣傳註—丁恭，字子然，有大儒名，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詢焉。㈥周封諸侯，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㈦易屯卦：『利建侯。』又震卦：『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乎雷。㈧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㈨謁者，秦官，掌儐讚，秩比六百石，參閱齊武王縯傳註—諸侯王金璽盭綬—盭音戾，草名，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列侯金印紫綬。㈩藩，屏也，言建諸侯所以爲國之藩蔽。⑪光武於洛陽起高廟，一高祖以下至平帝十一帝主皆藏於其中。⑫社稷在宗廟之右，皆方五丈之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僅門牆而已。⑬兆，爲壇之塋域，立壇於郊，以祭羣神。⑭前漢以秦爲水德，漢之德運當爲土，及光武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實爲火德，乃徽幟尙赤，以正之。⑮赤眉貪財物，常大掠，長安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尋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⑯府掾，司徒府之掾屬。十

一帝，高祖及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帝也。神主，以木爲之，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十七)四將軍馬武劉隆馬成王霸也。(十八)貴人見馬后紀註。郭后，名聖通，眞定人，眞定王劉揚之甥，揚，景帝七世孫，王郎起，揚擧兵附之，光武遣人說降焉，因納后以示相結；後揚又有異志，被誅。(十九)彊，郭后所生。(二十)郎，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秩六百石以下。(二十一)內黃縣名，今屬河南河北道。(二十二)蕭，音蟻（二）；蕭陽地名，在今河南內黃縣。(二十三)伏隆字伯文，以節操名。(二十四)沛秦縣，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

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一)禹異敗績。……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二)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三)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四)奉高皇帝璽綬；(五)詔以屬城門校尉。(六)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

府，斯皆祠宗之靈，士人㈦之力，朕曷足以享㈧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 劉永立董憲爲海西㈨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㈩伏隆而反。…… 夏，四月，……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⑪破之。…… 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 六月，……耿弇與延岑戰于穰，⑫大破之。 秋，七月，征南大將軍⑬岑彭率三將軍⑭伐秦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 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

㈠回溪，溪名，亦曰回阬，長四里，闊二丈五尺，卽東崤山阪，在河南洛寧縣北。 ㈡崤底，崤阪也，在今洛寧縣西北。 ㈢餘衆，赤眉敗餘之衆。宜陽，縣名，今屬河南河洛道。 ㈣君，劉盆子也，建武元年六月，赤眉選立宗室，立爲天子。面偝也，不正向前也；面縛，謂反偝而縛之。 ㈤高皇帝璽綬，卽傳國璽也，璽爲始皇所刻，玉螭虎紐，李斯書璽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高祖入咸陽，子嬰獻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被逼，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莽敗，李松持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歸赤眉，至是盆子以奉光

武。㊅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秩比二千石。㊆士人，猶士民。㊇享，當也。㊈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蘇東海縣南。㊉秦郎中令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爲光祿大夫，備顧問。⑪上林，即上林苑，見馬援傳註。⑫穰，音攘（日九），漢縣，明省入鄧州，今改鄧州爲鄧縣，屬河南汝陽道。⑬征南大將軍，大將軍而加征南名號者。⑭三將軍，傅俊、臧宮、劉宏也。

四年，……七月，……遣捕虜將軍㊀馬武、偏將軍王霸㊁圍劉紆於垂惠。㊂……秋，八月，……遣揚武將軍馬成㊃率三將軍㊄伐李憲。九月，圍憲於舒。㊅冬，……十一月，……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㊆圍秦豐於黎丘。……

㊀捕虜將軍，將軍而加捕虜名號者。㊁王霸，字元伯，中興功臣之一。㊂垂惠，聚名，在今安徽蒙城縣西北。㊃揚武將軍，將軍而加揚武名號者。馬成，字君遷，中興功臣之一。㊄三將軍，劉隆、宋登、王賞也。㊅舒，漢縣，故城在今安徽安慶道廬江縣西。㊆二將軍，侯進、耿植也。

五年春，……二月，……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　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㊀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㊁大破降之。　復遣耿弇率二將軍㊂討張步。　三月，……平狄將軍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㊃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㊄……　夏，……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　〔而〕龐萌蘇茂圍桃城，㊅帝時幸蒙，㊆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㊇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進幸湖陵，㊈征董憲。又幸蕃，㊉遂攻董憲於昌慮，⑪大破之。八月，己酉，進幸郯，⑫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⑬吳漢拔郯，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龐萌於朐。⑭　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⑮祠孔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⑯大破之。帝幸臨淄，進幸劇。⑰張步斬蘇茂以降，⑱齊地平。　初起太學，⑲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⑳各有差。……　十二月，……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㉑……

㊀建威大將軍；大將軍而加建威名號者。　㊁平原；漢郡，地在今山東。　㊂二將軍；劉歆陳俊也。　㊃

平狄將軍而加平狄名號者。龐萌，山陽人，初在下江兵中，後仕更始，將兵屬謝躬，同討王郎，躬敗，萌降光武，爲人遜順，光武信愛之，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會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延譖己，遂反，襲破延軍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光武聞之大怒，自將兵以討之。楚郡，秦滅楚所置郡，當時兼有淮南之地。⑤二將軍一爲傅俊，其一未詳。津鄉，地名，今湖北江陵縣有津鄉城。田戎既敗，遂與數十騎亡蜀附公孫述。⑥桃，聚名，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北。⑦蒙，秦縣，故城在河南舊歸德府北。⑧理本作『治』，唐避高宗諱，作『理』。任城，卽今山東濟寧縣。⑨湖陵，漢縣，又名湖陸，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⑩蕃，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滕縣。⑪昌慮，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⑫郯，音談（ㄊㄢ），漢縣，卽今山東郯城縣，屬濟寧道。⑬彭城，秦縣，今爲江蘇銅山縣治。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⑭朐，音劬（ㄑㄩ），漢縣，故城在今江蘇東海縣南。⑮時大司空爲宋弘。⑯臨淄，縣名，屬今山東膠東道。⑰劇，漢縣，故城在今山東壽光縣南。⑱步敗於臨淄，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光武乃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⑲東漢起太學於洛陽，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參閱鄭玄傳太學註。⑳前漢武帝設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國舉送，是爲博士

弟子，參問前「博士」註！ ㈢西州，隗囂皆見馬援傳註。囂遣子恂入侍事，見馬援傳。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㈠無有所豫。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㈡穀價騰躍，人㈢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㈣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㈤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㈥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㈦二千石㈧勉加循撫，無令失職！㈨」 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 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 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㈩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⑪從隴道伐公孫述。 五月，己未，至自長安。 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阺，⑫諸將敗績。 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⑬吏人⑭爲隗囂所詿誤⑮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⑯者，自殊死⑰以下，皆赦除之！」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⑱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

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十九)州牧各實所部，(二十)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幷合者，上(二十一)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二十二)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二十三)』

(一)豐，秦爲邑，漢以後改縣，今屬江蘇徐海道。沛，秦爲縣，見前。漢高祖爲沛之豐邑人，高祖得天下，遂復二地世世之徭役。　(二)建武五年夏間曾旱蝗。　(三)人，即民也。　(四)惟，思也。贍，給也。　(五)稟，賜穀也。　(六)窮，困也。罷，疲病也。　(七)律，漢律，今亡。　(八)漢時內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此指外官言也。　(九)職，常也。　(十)有事，謂祭也。十一陵，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也。　(十一)七將軍未詳。　(十二)隴阺，隴山也，其坂九迴，不知其高度，欲上者七日乃得達，在今陝西隴縣。　(十三)天水，漢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隴西，見馬援傳註。安定，漢郡，地在今甘肅。北地，見鄭玄傳註。　(十四)人，即民也。　(十五)詿，音褂(ㄍㄨㄚ)，亦誤也。　(十六)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十七)殊，絕也；殊死，斬首之刑。　(十八)人，即民也。　(十九)司隸，即司隸校尉，見

前。㈩王莽篡位，繼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邑蕭條，海內人民十有二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光武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爲裁省郡國張本。㈡上，上言之也。㈢什一之稅十分而稅其一也。㈢前漢景帝時，令人田租三十稅一，令依景帝時制，故云如舊制。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㈠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㈡免爲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㈢又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㈣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㈤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三月，丁酉，詔曰：『令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㈥令還復民伍！』

……

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㈡見徒，犯罪現在爲徒者。㈢耐，讀若「能」；耐罪，其罪輕，不至于髡，但鬄其頰毛，故曰耐，耐古本作「耏」，從彡髮膚之意也。命，名也，脫名籍而逃匿者爲亡命，以文除之謂犯耐罪

而逃者，即削除其名籍——記罪人名之簿籍——不追究也。㊃單同「殫」，盡也。㊄謂喪亂倉卒之間，厚葬者皆被人發掘，至是乃知厚葬之不善也。㊅高祖令天下郡國選有材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軍假吏謂軍中權置之吏。光武初起本藉此輩之力，天下旣定，恐將來反側者復因以爲資，故悉罷之，不知此制一罷，兵農即分，遂貽後世以養軍之患矣。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㊀殺隗囂守將㊁而據其城。夏，四月，……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㊂隴右潰，隗囂奔西城，㊃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㊄不降，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京師騷動。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戊寅，至自潁川。冬，……十一月，……公孫述遣

兵救隗囂，吳漢蓋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

㊀中郎將：見馬后紀『虎賁中郎將』註。來歙：中興功臣之一，參閱馬援傳註！略陽：漢略陽道也，在天水郡東。㊁守將：名金梁。㊂河西：泛指黃河以西之地。竇融：字周公，先據河西，後附漢。五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金城也。高平：漢縣，屬安定郡。㊃西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安康縣西北。㊄邽，音桂（ㄍㄨㄟ）；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

九年春，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爲王。……三月，……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荊門。㊀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㊁等五將軍㊂討隗純於天水。……

㊀荊門：山名，在今湖北宜都縣西北，在江南岸，與北岸之虎牙山相對，上合下開，其狀如門。㊁異於建武三年從偏將軍拜征西大將軍。㊂五將軍：耿弇蓋延馬成劉尚及異也。

十年，……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㊀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

㊀落門聚名，在今甘肅伏羌縣西。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㊀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㊁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㊂夏……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㊃安遣閒人㊄刺殺中郎將來歙。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㊅輔威將軍臧宮㊆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㊇大破之，王元降。至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遣閒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十二月，大司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

㊀三將軍，劉隆臧宮劉歆也。㊁威虜將軍，將軍而加以威虜名號者。江州，漢縣，故城在今四川巴縣西。㊂巴郡，秦郡，地在今四川。㊃下辯，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㊄閒人，伺候閒隙之人。㊅黃石，灘名，在今四川彭水縣。㊆輔威將軍，將軍而加輔威名號者。臧宮，字君翁，中興功臣之一。㊇沈水，水名，在今四川射洪縣東南；本或作沉水及沅水，皆非。

十二年，……秋，七月，威虜將軍馮峻㊀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吳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㊁斬之。輔威將軍臧宮拔涪城，㊂斬公孫恢。㊃……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㊄大破之，述被創夜死。㊅辛巳，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㊆…… 十二月，……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部施刑屯北邊，㊇築亭侯，㊈修烽燧。㊉

㊀峻，前作「駿」。㊁廣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華陽縣東南。㊂涪城，漢涪縣也，唐時爲緜州巴西縣。㊃公孫恢，述弟。㊄成都，秦縣，明清爲四川省治，今仍爲縣。㊅述自將兵出城大戰，漢護軍高午

弃陳刺之，洞其胸，墮馬，左右輿入城，夜死。㈦夷滅也。漢盡滅公孫氏及延岑等諸將二十餘人，又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光武聞而怒責之。㈧施刑，一作『弛刑，』見馬援傳註。隴蜀既平，始修邊備。㈨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爲伺候望敵之所，故曰亭候。㈩邊方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籠也。—置新草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起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烟，曰燧；晝燔燧，夜舉烽。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㈠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㈡其令太官㈢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㈣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㈤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㈥者，四十五人。　罷左右將軍官。㈦……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㈧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㈨役，務從簡

寡，至乃十存一焉。

㈠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導亦擇也。 ㈡過所，過關津之憑照。 ㈢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 ㈣口實，膳饈之事。 ㈤班，布也。班勞，謂徧布勞來之。策勳，其有功者以策書紀其勳也。 ㈥恩澤封，謂推恩而封，非以功受爵也。 ㈦左右將軍，周官也，至是罷之。 ㈧益州，漢置，今四川省地。瞽師，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聲審也。郊廟樂器，鐘磬之屬。葆車，謂上建羽葆之車，葆，合聚五采羽之名也。輿，車之總名。輦，藉人以行之車。法物，即指樂器葆車輿輦之屬，中興草創，今得之始備。 ㈨調，發也。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㈠……

㈠天下大定，始營宮室。

十五年，春，……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㈠奏議曰：「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㈠同姓諸姬，並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㈢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㈣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㈤陛下恭謙克讓，抑而未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㈥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塞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㈦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㈧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㈨英爲楚公，㈩陽爲東海公，⑪康爲濟南公，⑫蒼爲東平公，⑬延爲淮陽公，⑭荆爲山陽公，⑮衡爲臨淮公，⑯焉爲左翊公，⑰京爲琅邪公。⑱……

㈠融，竇融也。固始，前漢寢縣，後漢改名，故城在今河南沈邱縣。通，李通也。復，賈復也，封膠東侯，參閱吳祐傳註。高密，見鄭玄傳註。禹，鄧禹也。太常，見馬援傳『九卿』註。登，未詳。　㈡周代封建諸侯凡八百

㈢詩魯頌閟宮篇語。周成王封周公子伯禽於魯，言大開爾居，以爲我周家之輔。　㈣九族謂上自高

祖，下至玄孫。㊄言賴天之祐，皆成長也。㊅禮月令謂天子孟夏迎夏於南郊，還乃封諸侯，行爵出祿，故奏言盛夏吉時爲諸皇子定號位也。㊆司空水土之官，故請令上輿地圖，以備擇地而封也。㊇太牢牛羊豕皆具之稱。㊈輔，郭后所生。翊，三輔中之馮翊，光武分爲左右二郡，以右翊封輔，左翊封焉。建武初，朱祐議以爲上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故諸皇子皆封公，至十七年，復皆進爲王。㊉英，許美人所生。楚，楚郡，見前。⑪陽，陰后所生。東海見前。⑫康，郭后所生。濟南漢郡，地在今山東。⑬蒼，陰后生。東平今爲縣，屬山東東臨道。⑭延，郭后生。淮陽，地在今河南。⑮荊，陰后生。山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⑯衡，陰后生。臨淮，漢郡，地在今安徽。⑰焉，郭后生。左翊，見上。⑱京，陰后生。琅邪，見前。

十六年，……秋九月，……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靑徐幽冀四州㊀尤甚。冬十月，遣使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㊁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㊂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

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異愞捐城委守者，㊃皆不以爲負，㊄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㊅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㊆

靑徐皆見齊武王縯傳註。幽冀皆見鄭玄傳註。　㊁糾擿，猶糾發。　㊂除其罪，赦其本罪也。　㊃愞，音軟（ㄖㄨㄢ），弱也。捐城棄其城邑，委守棄其所守。　㊄負，敗也。　㊅殿最考課之等差也。殿，後之意；謂課居後，最，凡要之首；謂課居先。　㊆五銖錢爲馬援所請復，參閱援傳及註！

十七年，……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爲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㊀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食常山郡；㊁其餘九國公，㊂皆卽舊封進爵爲王。　甲申，幸舂陵，修園陵，祠舊宅，㊃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時　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

理㊄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舂陵宗室起祠堂。……

㊀中山，見前。陰氏，名麗華，有美名，更始元年，光武納之，及卽位，郭后以有子得立爲后，然光武之納郭氏本爲羈縻劉揚計—見前—寵陰氏如故，後郭后以寵衰怨懟，光武遂廢之而立陰氏。㊁食，幷食也。常山本名恆山，以避前漢文帝諱改，—文帝名恆。—地在今直隸。㊂九國公，卽前十五年所封。㊃舂陵有白水陂，其陽爲光武舊宅，宅南二里有白水，是卽所謂白水鄉也。㊄理，卽治也。

十八年，……是歲，罷州牧，置刺史。㊀

㊀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時，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時，先改刺史，後復爲牧，經王莽變革，至建武元年復置牧，茲又改置刺史；參閱臧洪傳註！

十九年，……夏，……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㊀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㊁其以彊

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㊂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㊃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㊄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㊅帝大笑，復增一歲。……

㊀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㊁彊以母郭氏被廢，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請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是始許焉。㊂光武父欽爲南頓令，見前，其地在漢屬汝南郡。㊃寺；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父至南頓，故謂識知官府寺舍。㊄不任；不任，不勝其任也。㊅言陛下實吝惜不肯復租，何必爲此謙語。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一年，……其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㈠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㈠鄯善，車師，皆見班超傳註。都護之官，置於西域，所以察西域諸國動靜，以時奏聞，前漢宣帝始以鄭吉爲之，秩比二千石，參閱班超傳註。

二十二年，……是歲，烏桓㈠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㈡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㈠烏桓，見馬援傳註。㈡幕南，即漢南，大漠之南，今內蒙古地。

二十三年，……是歲，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㈠

㈠薁，音郁（ㄩ），薁鞬日逐王，其王號。比，王之名也。西河，地在黃河之西，故名，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人，故比詣西河內附。比之內附，因上年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懷恨，故密遣使

奉匈奴地圖投誠於漢。

二十四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㊀求扞禦北虜。……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㊁

㊀款，輸誠也。五原，郡名，秦為九原，漢曰五原，地在今蒙古。　㊁一作十二月事。

二十五年春，……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蕃㊀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卻㊁地千餘里。……

㊀奉蕃，自承為蕃國也。　㊁卻，退後也。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㊀　初作壽陵，㊁將作大匠㊂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㊃帝

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㊄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㊅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㊆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㊇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㊈』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⑪將兵衞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⑫民歸於本土。遣謁者⑬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⑭轉輸給食。

㊀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今邊郡安靖，經費稍裕，故增奉勸廉，而內治加修矣。㊁預作之陵未有名，故稱壽陵，以取久長之義。㊂將作大匠，景帝改秦將作少府爲之，掌宮室，秩二千石。㊃東西曰廣，南北曰袤。無慮，都凡也。融奏請園陵廣袤及一切所採制度。㊄茅馬，束茅爲馬。㊅制作簡陋，則易毀壞，久而不辨陵寢之所在矣。㊆太宗，文帝廟號。文帝治山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遺詔因其地山川之故，不得有所改，景帝遵行之。㊇天下反覆謂赤眉之亂。霸陵，文帝陵。

赤眉掘長安諸帝陵，霸陵獨完。㊈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封土陂，作池使不停水而已。㊉雲中，本秦置郡，漢分其東北部爲定襄郡，今山西及蒙古皆有地屬之，其西南部仍爲雲中郡，郡治雲中縣，即今山西托克托縣。(十一)使匈奴中郎將，見臧洪傳註，其第一人任此職者，即段郴也。(十二)雲中，見上。五原，見前。朔方，漢郡，即今蒙古鄂爾多斯也，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而置。北地，見鄧玄傳註。定襄，見上雲中註。鴈門，上谷，代皆見馬援傳註。(十三)謁者，見齊武王縯傳註。(十四)裴錢，辨裴之錢也。

二十七年夏，……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㊀又改大司馬爲太尉。……

㊀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故有是詔。

中元元年，㊀……是夏，京師醴泉㊁湧出，飲之者固疾㊂皆愈，惟眇蹇者㊃不瘳；又有赤草㊄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㊅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㊆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淸寧，靈物仍㊇降，陛下情存損挹，㊈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㊉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㊀是年卽建武三十三年，本或作『建武中元元年』。㊁泉味甘如醴，故稱醴泉；尙書中侯謂俊乂在官，則醴泉出。㊂固疾，久而不愈之疾。㊃眇，瞽也。蹇，跛也。㊄赤草，朱草，大戴禮謂其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云。㊅孝經援神契謂德至草木，卽朱草生。㊆神爵五鳳甘露黃龍，皆宣帝年號，而列於年紀之書。㊇仍，頻也。㊈挹，與『抑』通；損抑，謙退之意。㊉太史，史官之長。

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㊀遺詔曰：『朕無益百

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㈡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㈢』　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㈣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衞靈公問陳，孔子不對，㈤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㈥養性之福，願頤㈦愛精神，優游㈧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㈨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㈩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十一)

㈠案光武起兵之年計之，當爲『六十三』。㈡謂莽制皆從文帝也；參閱前二十六年註！㈢令外官無離境守，無遺吏因郵以赴弔，蓋以民心甫定，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且恐地方無主，發生意外事故也。㈣息肩，養息之意。㈤論語：『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㈥黃，黃帝。老，老子李耳也。㈦頤，養也。㈧優游，閒暇自得貌。㈨兢兢，小心戒

慎也。(十)戢，藏兵也。(十一)於文，止戈爲「武」。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一)令，以建平(二)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三)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四)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五)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唶(六)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七)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八)

(一)濟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蘭封縣。(二)建平，前漢哀帝年號。(三)辟，音闢「ㄆ一」；辟左右，辟除左右

之八，不使八與聞也。㊃嘉禾，大禾也。穗，音遂（ㄙㄨㄟ），禾之擢莖吐花者。㊄光武所居有白水，見前建武十七年註。㊅唶，音借（ㄗㄧㄝ），歎聲。㊆西門君惠好天文讖記，王莽時，嘗言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劉歆爲莽國師，以赤伏符有『劉秀發兵捕不道』之語，因於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欲以當之，後爲莽所殺。李守，功臣李通父。㊇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

學生國學叢書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書名	選註者	册數	定價
詩經	繆天綬選註	一册	定價六角
荀子	葉紹鈞選註	一册	定價六角
韓非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册	定價五角
莊子	沈雁冰選註	一册	定價四角
孟子	繆天綬選註	一册	定價五角
管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册	定價六角
淮南子	沈雁冰選註	一册	定價七角
墨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册	定價六角
列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册	定價四角
文史通義	章錫琛選註	一册	定價七角
史記	胡懷琛選註	一册	定價一元四角
禮記	葉紹鈞選註	一册	定價七角
春秋公羊傳	計碩民選註	一册	定價七角
晏子春秋	莊適選註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傳習錄	葉紹鈞點註	一册	定價九角
新序說苑	莊適選註	一册	定價五角
李後主詞	戴景素點註	一册	定價三角
呂氏春秋	莊適選註	一册	定價五角
陶淵明詩	傅東華選註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後漢書	莊適選註	一册	定價七角
蘇辛詞	葉紹鈞選註	一册	定價四角
世說新語	崔朝慶選註	一册	印刷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

後漢書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莊適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LATER HAN DYNASTY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NANG SHIH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Dec., 1927

Price: $0.7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一一五二令

